



09972

蓮鬢閣集卷三

明黎遂球著

寄徐巨源書



袁晦老乍云有人度嶺先歸前日匆匆作報今復不知所云我輩
相別相思輒涕泣欲下人謂丈夫淚不向此間灑不知世間寧有
幾丈夫正唯幸而丈夫與丈夫相從離情別緒淚盡繼血此豈足
爲巾幗女子道哉弟歸來細觀天下人情參之目前凡事益歎如
仁兄負天地正氣者能幾思之思之眞時時於讀書掩卷太息酒
後耳熱長吟不覺淚下數斗也今天下道喪久矣使常得與仁兄
相倡率修明古誼道德禮教以維植內外廉隅正坊表立不必謂
進可以爲聖朝毆逆小人鼓舞忠義外滅口內靖寇卽其退也亦
當令士習端正頑懦興起弟嘗謂士大夫者氓庶之倡固也抑又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一

有說士大夫端方守正則壁立萬仞不輕以私干當道有司於是
其爲當道有司者亦咸知畏憚不敢以私魚肉小民使天下皆知
是而小民安小民安則寇盜皆化而爲良善是天下得數十百君
子而可以平治今也不然弟是以相見仁兄歸後輒相思而長泣
也至如以仁兄之才可當八面其學又能窮天文地勢樂律兵歷
取之無有不足焉此則人能知之人能畏而服之弟以爲所急者
固在彼不在此耳弟行能無所長其始以文詞相賞而後相見因
以道誼相砥礪者固無如仁兄其他則婁東受先時以古人之誼
相與勸勉然皆於我遐遠年來酒杯歌扇道院僧房或以爲顛或
以爲禪或以爲俠夫不隨人趨拜則弟果顛隨緣蔬食安分自足
且也色空空色不作二視則弟果禪義形於色多子少取則弟果
俠然此豈眞知弟弟非仁兄孰爲相知前書匆率故因晦老之行

復草此奉報仍不及另致士業諸兄書成仰空自三復不已又不知所云耳

報蔣南陔先生書

燈節後會附蕪函小刻於陳喬生人奉寄不知何時得入老父臺尊覽比花朝前後米忽騰貴三四月間幾至二兩一石不避躍冶料理條畫得仍行丙子所陳計丁平糶之法嗷嗷數萬戶各就部署帖然以待授餐今幸而收新價乃仍舊凡此皆老父臺之赤子棠蔭依然突煙無恙益不能不想神明豈弟在邑時福德之庇豐年屢歌自可無煩籌策耳建溪新政凡有過此者莫不極述口碑今天子畱意得人而起與任事者十有九餒此豈力量之闕濟毋亦德惠之鮮孚求其率然遇變千萬一心如手足之掉頭目者有幾夫定乃生識而膽因之老父臺慈藹孳結隨在咸宜報政疏入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二

日且內召銓垣總憲轉瞬綸扉宰天下自應如是也豈以閩粵割雞不足比曲逆一轡社肉爲異日取信耶敬卽引領加額爲賀寇警雖甚而聖明殷憂且以祖宗功德言之金甌自宜永固惟是無知小民易聽訛惑頃嘗與相知者籌之云寧任其爲處堂之燕雀不可使其妄意有飛天之鴻鶴藪澤間指天畫地將無有伏莽者乎當此之時觀變宜詳撲滅宜蚤竊聞麻姑武夷之間山水盤阻神君坐鎮德威懾服功更大於啟疆矣遂球四十無聞而老母年逾八旬今不敢窺足少離膝下苟全性命以供菽水此外更無他志然倘非綢繆牖戶亦難保此旦夕是以桑梓之計亦頗詳求姚父母爲東南盟主今幸躡繼高軌但如曹相之遵鄴侯自應大治伏承齒頰見及敢吝腹心之布遠惠出自廉橐拜登視常爲重且前已屢冒今益汗顏使旋率附稱謝不腆雙楸聊見鄙積伏祈叱

鑒餘前函已布不敢贅瀆統惟垂炤時懷德音

寄梁無畸業師書

比寇警震鄰恃老師在郡爲北門鎖鑰遂球因得以爲通省網繆之計未幾而逋逃安集訛言消沮皆仗老師之庇得以嬉遊無恙邇者且聞獻賊就俘湖南城邑盡復僞官羸縛無餘更合力以滅李賊則太平可以立致朝廷論功當推老師爲首毋論節鉞勳名卽如堅貞一念便可以我百億生靈以扶社稷於平日學教之旨不亡明效大驗遂球所以爲老師慶賀者正在此不在彼也粵西寇亦已蕩平簡臣世兄同此建著尤爲盛事每見同學諸兄得一邊寇之篆便攢眉首鼠適足以見其無志耳謝伯子正有郎縣之行今催之就道經過奉謁惟老師一從吏之茲所懇者黎將軍爾餘名延慶李懋翁總憲之門人其在粵有功無過且以廉愛得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三

卒心乃或借之以中故大司馬事旣得白粵當事者妄希意又行參劾旨下赴粵勘實會左將軍擁衆下江南羣情洶洶懋翁知爾餘於左有故交且素相孚信因以書令其令姪今監左軍者先介爾餘見左爾餘冒鋒鏑入左軍中握手道改爲陳說禍福利害左爲感泣盟誓遂聽而與就懋翁之約江南至今得以相安則爾餘之功爲大遂球因於其來粵時卽爲白之孩末方公立爲昭雪今兩臺已具疏還其都督之職而爾餘遽以一葉之舟溺於洲澗良可傷歎簡其橐不滿數金因爲募於知識者得以殯殮今其蒼頭與一表親馮君扶櫬歸舟楫實不能具無已敢乞於老師伏懇破格爲贈一舟與之此知必蒙見義而動當不罪遂球以當仁不讓也爲此冒瀆台嚴伏惟老師鑒諒

俞嘉湖道吳人撫

壬午之冬至湖上以梗道而歸比知會試改期已定同袍子紛紛
適往念堂上老母頃方以訛傳之信倚門而望不知握粟出卜幾
許疑慮乃慰見面因竊有三公不如半菽之志何意情關嚙齒事
類見幾藁榜之登半卽鬼錄百六陽九適丁茲時然社中諸公得
與殉社稷之主同日正終爲一身之計當自無憾我輩平日稱今
道古非等莨楚無知至此乃靦然視息良足爲痛幸聞中興有主
復仇雪恥計日可望而吾老盟翁一代碩儒天故巧畱之以作江
南柱石妖氛靖滅重爲大明綱紀整頓布置知過歷之祚自當永
永無極也受先兄往語弟云且斂手未出有如事不可支當若文
丞相以一身肩持之弟以爲文丞相忠也而起事太遲曹孟德適
中事機而苦於不忠顧何如以孟德之才而爲文山之忠庶有濟
耶時乎時乎受老以東南重望今知擁鼻不免但不知以何位待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四

之朝廷用人如用藥稍違其性亦未易奏功耳老盟翁今當駕湖
寶帶之間控震澤而扼泖口但使三吳湖海一輩指天畫地之徒
不敢窺左足而動則南都唇齒畿輔可以安寧大司馬得一意爲
渡江討賊之舉在老盟翁功已甚大張王翁老師平時爲貴鄉人
所愛戴今籍以聯屬孚結固知與老盟翁相得益歡也弟非徒避
嫌躍冷其實不忍絕裾今居家則日惟鼓發忠忿綢繆審視譎言
一興卽立爲破沮頃率衣冠千餘人於聞報之日哭大行皇帝於
光孝寺哀聲如雷涕泣如雨小民觀之皆已感動庶幾畱此嶺外
一帶以還朝廷今海隅鄉落間雖有質人之賊然無能加聚於
時異志者業俱消沮獨所憂湖南衡永不得一心計之人屯守
再至則兩廣江右皆動而江南仍不得安老盟翁幸與諸公登
之弟非特爲固吾圉計也王鍊老今尙在遼聞吳帥有克復北

之報果否鍊老能合齊魯忠義以圖之此功可望當不止劉越石
孔文舉自待耳李灌翁老師知當卽起畱之以爲今日建立皆天
意之爲社稷計非人之所能爲喬生一函附上小檄爲喚醒粵人
忠義而作刻成便附正匆匆神往

寄顧修遠

季長兄人還會附一函不知何時得達比聞北都之變惟有痛哭
旣而超宗之惡耗傳來漸眞益復長涕然得正而斃固何所不可
瓜渚之流身汗僞命卽死亦何面顏以見先帝后如此人乃指搗
文壇黃口噉名犇走奉之恐後弟與盟兄頃挈舟東渡日暮風惡
寧忍餓不向一相聞索食比聞其幸蒙宮錦僮僕輩榮之若果登
仙豈知轉瞬作地獄畜生始信我輩識鑒未嘗不定抑正從茲願
與盟兄益堅決此志耳揚州倘不可居想已還梁溪耶相念良切
草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十七

五

世亂食貧嘯歌能不廢否宋元文不知選本果可卽出乎弟序亦
嗣奉寄嶺外頃幾大亂弟有曲突徙薪之圖而幾受察見淵魚之
禍今幸稍寧季長兄當能談其大槩耳蒹蘆一具向許盟兄者而
無緣寄還今以附季長兄行此不減鵝籠中物獨少一能歌美人
耳盟兄倘作記何必不補入耶一笑廷直時相聞否從周老伯青
檀無恙甚念之嶺南郵幸可通願勿吝時作書弟母已八旬明年
意未決出得數行便如面談也

會潮州李司理書

以忠義盟心之人遽聞此變眞肝腸寸斷可以不生彼甘心從逆
者不知是何面目皆繇平時教化不敦致不知君父之重如士大
夫居親之喪而飲酒食肉以爲常事甚或優倡歌譏恣其遊樂素
冠墨面哂爲拘執小民見之何所觀感綱常名教蕩然不顧於是

器凌僭侈無復知有長上馴致今日公然從賊此豈真在賴困之
異水火之逼乎不教之過甚於不養倘忠孝果激於中卽析骸食
子可以保其無變故竊以爲今日之事我輩士大夫實任其辜耳
哀痛中忽接手教數字字透切勤王之請良壯哉監國卽真改元用
人行政自應破盡從來局套正如棋然以前聽時手置子壞盡卽
有奕秋亦不過置數子輒以時手繼之步步填滿安得不敗今掃
而改作一局方下數子正易見長耳守大江無如守淮然必進可
以戰乘此怒氣一鼓滅賊方爲得策若置天壽陵寢與祖宗太廟
先帝后梓宮不顧但求偏安竊恐他時爲我患者乃不在張李二
賊其在二賊我可執言一鼓誅之觀劉項之要著在於尋出義帝
作大題目則知今日之賊無能爲我但當以速靖中原爲急耳張
賊聞爲蜀兵所敗已亡其衆過半然此賊最狡恐其詐稱死亡牽
乾坤正氣集

卷五 頁十七

六

然而至如去歲有云已就俘者究竟尙在今爲此中計則湖南衡
長一帶亟宜安集難民且屯且守方不患賊之入牂牁而下粵而
又可以固江右吉袁一路置此不爲之圖賊仍逼湖南而兩粵動
江右危則南都不安渡江之師又煩南顧耳老祖臺幸昌言之

上中興十事書

殿下仁孝性成英武天縱祖宗社稷之所式憑華夏士庶之所傾
仰大明日月自此重開中國衣冠繇斯再整蓋今日中興之業比
之夏后少康漢室光武尤爲獨隆於以下一統九有無疆萬年此
所以聞義聲而響應趨威命而恐後臣遂球本粵海下士無尺寸
之長自天啟丁卯科幸廁賢書得以逐隊公車交結四方之士所
聞所見積有感慨於中每援古規今形之筆舌然亦惟謹遵國家
之文法不敢發爲異論荷蒙先帝下保舉之令督按

應臣緣老母在堂無人代養不敢輕就邇以北都之變臣痛忿幾不欲生因蠲產製銃兩院爲臣題解臣日望討賊報仇雪恥恢復則臣得以安然奉北堂菽水之歡終身貧賤乃爲至樂不謂遽傳口衆渡江南都失守臣自聞變以來與臣鄰里友生商度偵探日不遑食夜不遑寢又以老母爲念必鄉里安而後老母得安然臣等先世皆受太祖高皇帝以來厚恩若使堂堂衣冠口爲口口口則死且不從幸而臣鄉當道各官皆恩信素孚於百姓臣不揣謬竭智力通上下之情消訛惑之端得以一心相信三月以來實爲寧輯然每恨南都之信艱阻不通恆相與私議以爲今日之事社稷爲重且以太祖高皇帝之功自宜享報於萬禩而諸臣所以望口而却靡者實以發縱指視無所揣決故必有非常之君乃能肩非常之任誠得遇焉而疲憊立振中原立可克復險隘必能固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十七

七

守此事之可一言而決不煩再計者誠何幸而得殿下爲臣民之主與神武之師臣恭頌諭書傳述感泣即日隨督按司道府縣紳庶官民人等矢之神明拜啟勸賀歡呼如雷奔趨如電臣又自念殿下誠不世出之主也臣旣幸而得遇矣非特太祖高皇帝之鴻業得以重與先帝之仇得以大復中華之衣冠文物得以仍開即以臣等私計言之俱無不獲從所便敢不盡其愚誠以爲千慮之獻然臣自顧實非能益于高深亦不過以臣所積心想望分爲十事發之長鳴以致其欣向之篤而已其一曰勸學崇儒儒者之論似乎迂濶不切事情然自堯舜以來享國長久之君未嘗不以爲重者其故何也夫必致中和而後天地位萬物育從來聖君賢相一念之動卽形治安苟喜怒哀樂之不節斯世不覺已受其害今日血流滿地口口口口天地萬物若何慘變則豈非好人爲政費

爵濫賞借題報怨激成禍端喜非所喜而怒非所怒之所致乎且必盡性立命然後生死得喪不足以動其念從來英雄豪杰勇往直前任人不敢任固繇膽決而其上者更無如性定苟性命之理既明毋論鋒鏑鼎鑊不足畏避而且從容堅決臨事而識不昏志不衰氣不餒其反是者或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名節知有一時之可偷生而不及計將來之罪戮天下後世之唾罵今日衣冠之輩儼然讀書而輒蒙面而從口獻城逃陣無所不至與剝民取財以奉要津爲買官肥家飾罪延命之計全不知有清夜良心者豈非向來徒事章句文詞之末以道學爲拘泥性命之理不明而心志無主臨事不能自決至于一時失足不可復振乎以此推之方信儒者之學其有益于國家戰守之務非爲迂也伏聞殿下學貫天人通今古非可以草茅咕嗶之常談進矣然臣竊觀孟子所列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十七

八

美大聖神之序與詩書所載知聖學進修之道實無窮盡伏乞毅然以古之神聖爲自任法本朝祖宗之規緝熙敬止咸五登三爲立國悠久之計毋論中和之至神武無敵尊親配天且能使天下之人皆知有真忠孝以立性命此所謂三千一心有何口口之足殄滅今天下儒者之所推固無如劉宗周黃道周二臣矣殿下誠以師禮待之明示天下之人以儒爲重將前此之竊儒生衣冠而無媿恥者皆知反而求其真得以爲殿下應且夫爲此者於取天下之策未嘗不善也天下盛名之士卽甚無用而其人久已爲四方之所耳目收而羅之則天下之人必皆歸心推而言之以至于周之二老漢之四皓莫不皆然此所爲開國之本也其一曰辨分定志名分者綱常之準也名分不崇綱常倒置其流也將使天下之人皆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上至于變故已成卽有身家而不

能保豈非大綱既解節目不能自固誠與之講明分誼以定其志
在今日尙有不憬然悔悟者乎臣伏見先帝先后之殉社稷千古
爲烈而南郁諸臣乃且以定策爲功不思復仇山陵之使徒有其
名而蟒玉錦衣揚揚載道夫諸人者旣不知有先帝豈復望其忠
于宏光皇帝此不待智者而明也今殿下建義而起以復太祖之
故業天下臣民從此歸命卽眞勸進俱卽日之事而臣以爲不可
不令天下之人曉然知殿下所以起事之心此正以孚之使擊固
不解也臣等草野微賤固皆已受宏光之歷而稱爲臣今南都之
信訛傳不一倘幸無他故殿下收復南都自宜尊爲太上相見之
日痛忿悲泣以鼓忠義此名分之不可易者也而名器則亦有然
者矣臣嘗讀史至衛世家知衛至周夷王始命爲侯平王始命爲
公成王時則康叔爲周司寇而不加封周初爵賞之慎如此今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二十七

九

爵位以賄遷者毋論已卽如斬敵之功非殊錫無以加勵此無容
異議然苟非矜重其事將得之者不足以爲感而其未得者反不
肯勉強于事任而徒覲覲爲非分之獲此所以無眞功名而徒有
濫爵賞也臣請自今以往殿下惟以一片眞心勿吝事權鼓舞任
事之臣而卽定爲要約必恢復兩都而後與之封賞此所以定天
下之志而一統之名分皆有定也其一曰宅中圖大從來中興之
主惟少康光武爲有可觀本朝太祖之功遠過漢高上侔夏禹則
興朝事業豈肯若東晉南宋而止今殿下旣有賢相強將一德一
心相與起而收復天下勢如建瓴破竹閩粵一隅固非可苟安卽
以江南自足亦非臣之所願也臣蓋有以知中原人士之非甘心
□□而感激先帝之烈欲得□而鬱烹之久矣今合計閩粵黔貴
其物力可用而地勢皆足以據上流以進取中原無不扼其要害

而事事皆委之致令力竭而止此近今數十年以來之所以不能收一人之用也殿下誠以真心感動聽天下人之自效於其能不能各樂就而明言之斯天下之人無不可用矣而臣尤有歎于近今之世賄賂上流之不足以收天下人之用也夫天下之亂皆成于守令剝民之膏脂而將帥又縱軍兵以掠民之家室良繇爲守令廉則無以奉要津而安其位爲將帥旣以賄賂而得則必至于抽軍兵之餉以償私債而窮餓之軍兵所過者無不擄掠此勢之必至也故臣又願自今以往一破從前之積習而人方樂爲所知而效用也其一曰練兵措餉漢高之取天下蕭何以運餉不置故功居第一其始則據陳畱就粟矣今計一萬之兵歲費可百萬餘金而粟則必四十萬石夫閩與東粵之粟不足以支境內每仰給于粵西今若集至十萬之兵則必加四十萬石之粟此果何策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一

足也夫閩粵之地幸而邊海則安南暹羅諸國皆可以糴誠出海舟以致之積至數十萬石而且出湖南衡永一帶兵燹甌脫之處設法耕屯亦必積至數十萬石然後裏糧大舉方無不濟至于以所產之貨開海禁而致境外之財以所產之銅鑄制錢以易境內之銀而度支方無不辦若夫節制之兵今天下皆推南安靖口今如尙未足恢復之用勢不能不添募臣以爲固無如土司之狼兵與東粵海上走利禦人之徒請得招而用之此其人習于火攻水戰又能赤身以當白刃臣聞西省之將有成大用曾于狼山練水兵著有功績而龍倫者則負性忿悍所向直前誠招土司狼兵與臣鄉海上之徒而以二將部署約束之此江淮遼海水戰徒行無敵之師也他如郡邑向有召募無非市井菜傭徒糜多餉且以擾民願得一切簡覈而精汰之至于控荆襄收秦晉以復口口則騎

兵之選尤宜預備今淮南北山東西豈無忠忿豪傑欲聚衆而起者乎誠使深心沈勇之士受命潛往申明殿下之意使其號召以應則中原之兵皆殿下之兵而其餉皆殿下之餉決志□向將使□國□服之衆亦必見漢官威儀而爲感動是以知因糧于敵與收難民而用之俱無不可而但爲目前之兵餉計則勝算固有在矣其一曰鼓舞民心民易疑而亦易孚者也凡一郡一邑之中必有數事爲其所欲所惡誠得其情以鼓舞之有餘卽以孟子所言得民亦不過欲與聚惡勿施此不可以視爲霸者之術而謂非聖賢之大道也殿下舉事之初宜細察各處之民情求其所最欲最不欲者發明諭以示之必行必止則小民之衆皆信爲仁聖之主果爲生我而起於是財力無不願效臣聞近年以來江南北望風犇逆者皆繇民心不固而之所以然者或因世家大姓吞噬無厭

乾坤正氣集

卷之三

三

逋負難免或因上官貪殘催科加收鞭笞逼迫故皆不顧名義以從逆爲解免其尤黠者乃先布流言不曰其威難犯則曰其恩甚深而愚者又輕信之以是民心先離則其情不通故耳今誠細察其所不堪先通其情民豈不念其父祖身家皆我大明高皇帝之所賜而遽忍負心甘爲不忠若此不忠負心謂之亂臣賊子反正之後人人得而誅之昔周武王之聖猶遷頑民于雒而況乎實背中華而從□□此雖盡收其所有以餉士卒於誼固不爲過而近日更有一等邪說謂權宜從□以保全生靈實爲陰功不知舉生靈而陷之以不忠大逆事仇從□棄人類而爲禽獸犬羊致他日有誅夷屠戮之慘爲此者必上帝之所立殛辟如教人子以背叛父母必有異常惡報況乎聖賢之衣冠禮樂宗廟社稷之血食神鬼之享祀因是而改易之絕雷霆赫赫能寬其誅乎特以自今日

以前殿下未起則愚民思信未孚今宜聽其改悔今日以後德意
旣布更宜諭以禍福故亟以鼓舞爲先也其一曰減免賦稅夫天
下事有以緩爲急以舍爲取者則賦稅是也不聞漢之兒寬乎寬
治民務在於得人心以負租課民恐其免則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夫以司牧之於民也而能如此況國家
德意旣布民安肯負而乃徒行鞭笞以離其心究之釀成變亂則
雖欲少取之而不可得乎今非不知殿下舉事之始所費金錢良
爲不差倘能令諸縉紳世家慨然蠲助則多者百金千金次者數
十金省其賽會筵宴之所需皆可爲義兵終歲之餉夫其鄙吝不
出則兵無以聚兵不聚而賊且至於於是婦女皆賊淫汚倉積皆賊
所有此理之至明而前此徒有觀望畏怯者惟其未必信謂如此
則能却賊故耳今殿下旣布衣蔬食以恢復祖宗之故業拯救祖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宗之生靈有此真心誰不感動臣將見巨室故家欣然願從必傾
所有以爲殿下之助若夫賦稅出于小民頻年以來額外加征已
甚疲憊臣復觀近日粵中之弊甚至小民之家有稅無田而嚴征
不已豈不可歎此其田或爲勢豪所占或爲近海潮濠所傷滄桑
之變日積月改以至于不可復問爲今之策亟宜使各邑令設爲
印單每家給與令其自填見在之田畝報官用印一紙畱官一紙
與木人烙印管此後烙印編稅其黃冊所沿之虛稅一槩豁免而猶
必務示寬赦以快民情民無不欣幸得殿下以爲大明中興之主
矣其一曰廣布間諜秦攻六國固嘗用客反間秦所亡不過三十
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恣陳平行間不過四十萬金而項羽立擒
夫以秦漢之君歲益三四萬之兵以圖六國與楚必不加威固不
如用間之爲佚而功倍也而近今率無有能任此者至于敵情且

不能知望風潰敗其所失豈止于是臣又恆觀秦師將襲鄭鄭賈人弦高以十二牛勞秦軍秦卽沮却誠師其意出金錢以令人往來于寇口之間布置搖惑令其疑信不一不數年當見寇口皆可相攻而盡而口中從逆之臣使其轉爲我用與口疑而殺之使其不終爲口用皆利在我臣又聞獻賊連竄蜀中設僞官分爲四道以圖延喘旦夕必以爲重關鐵壁非可飛度而江湖之間方有事于闔口無與爭鋒矣此其守必懈而慾必熾以頻年奔走之賊衆一且而得安樂又以爲有險可據必氣力衰息而不可復振理所斷然也誠得親信之士布置其間或散爲流言以惑其衆或伺其隙以間之使之互相殺戮而潛結蜀中諸土官與夫忠義之士陰爲部署伏聚高山長林之間一呼皆起多設旂幟以寒其膽又潛與之約能復一城一邑者卽以與之而其中有能斬獻賊之頭以

來歸者卽舉蜀地爵之如此將不煩大兵而蜀可以得獻賊可滅其衆且可收之以爲用故縱間之策不可不行亦惟殿下之英武豁達斯可以操縱而得妙用也其一曰簡省訟獄昔漢高除秦苛政其爲約法三章耳我太祖高皇帝立法之始未嘗不簡便其後頒有大誥使百姓傳誦故能誦者卽有罪與減一等不過欲小民明悉則不犯所爲簡省之意至今可想見也傳世旣久在官之徒隸日多於是交構小民使興無益之訟司道郡邑輒赴告訴此之所直彼之所曲有司之精神旣疲于上臺意指而百姓之膏血乃竭于徒隸勾攝毋論風俗日囂本業日廢卽如所在官司尙安能得眞精神以爲國家出死力乎今郡邑早隸之外設有民壯初意原以爲鄉勇之選而今率以供訟獄勾攝至如罰鍰之入其始不過鈞金束矢之遺意而今日各邑令之俸錢尙不足以供一切陵

工積穀之額例此卽以吳隱之之流爲之其勢亦不能不多取之民故欲訟獄之簡省必優有司之祿入而以前一切陵工積穀等項皆盡與豁免門皂各役一切皆籍選爲兵民間戶婚田土等訟有赴訴者卽與面決曲直非人命盜情不存案牘以煩司道撫按之文牒而於戰守利害阨塞形勢無日不相與講求殿下時召而與之議論其在遠者下尺書而詢之如此則恒格旣破而官有必守矣其一曰審勢制勝國家相傳以來有一定之文法如司餉者不得知兵提兵者不得司餉卽如藩司之餉必申明戶部間有用過不許開銷者又費那補以此有事之時所在皆束手無策此可爲平成弭變之規而實非今日舉事之所宜沿襲也臣嘗觀東漢之政多有變西漢而爲之者矣殿下亟宜召天下深心有識之士相與講明法之所宜或因或創使任事之人皆得以就便而行任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五

者勿疑疑者勿任夫以英武舉事豈尙有不可控制之人而猶吝其事權掣肘不能盡力故臣願殿下審勢之所在以爲制勝臣嘗觀守令不得典兵又必設爲參遊守把等官分信地爲戰守而其賢否進退則仍聽之守令此所以文武多不調和不肯盡力今不如聽守令以其糧餉募鄉勇爲兵卽以各守其地然後守令之職皆有所恃而不肯逃亡從賊其一切參遊之官或罷之或以屬之守令以守令爲大將而參遊等職隸爲偏裨故曰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夫惟兵與民分爲二致令民不知兵膽力怯弱而就募之兵其身家又多不殷實以致一旦逃潰全無可問今誠以守令爲將而久任之以民爲兵優其賞格有功超擢則民間之亡賴子弟皆可訓練用之不至聚而爲寇行之旣久其間願從征者卽行抽選則齊民之衆亦得以與殿下共功名富貴尙

安有不踴躍從事然臣又聞管子之治齊在乎因勢利導故民皆樂之若商君之立法非不能強秦而秦之民皆重足而立故勢又有所宜變有所不宜變則在善審而導之其他事端尙多不宜膠柱鼓瑟此又在乎因時制宜之便惟明者遠見知者不惑非可以必變必不變言也夫以臣之微賤遭逢先帝之特典而臣猶依回隱約不敢有所陳者以天下之事非可以虛言爲之不謂諸臣屢負先帝致有今日而又幸殿下之起而肩非常之任臣得奔走從事於有司之末議臣以八旬之母在堂雖不能執干戈以從然臣白面書生脆弱無力殿下用臣之身固不若下聽臣之言或有可采臣既幸遇殿下之平定天下臣當終養而後出仍從公車之士以觀殿下興朝之光此實爲臣之私願殿下至誠之念必足以羅致天下之賢才英雋臣本愚劣無用伏乞明諭左右諸臣幸毋因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六

臣之陳言而遽議官臣徒以開天下奔競干進之風臣謹具草因臣友張家玉爲臣繕寫以進臣惟知有望殿下以唐堯周武之德而爲少康光武之事而已臣不禁踴躍匆率附差使馳奏不識忌諱伏惟殿下留意幸察臣遂球可勝歡欣鼓舞之至

上署藩晏公平糶賑濟條議

一各街貧戶每戶男女幾丁若不覈實則必有不均之歎今各街宜先推統領者一人不論尊卑貴賤只以平日爲鄰里所信服者如短街則一人可以兼理兩街長街多推二三人分理先須將街內所有貧戶覈實丁口若干註明一冊務使幼稚不遺而單身悍很之徒不得虛冒多報然後合計應給米者每日凡若干人炤數

措處

一賑濟之法無如平糶可以永久今貧戶旣已覈實丁口便須每

戶分給一小票直書云一戶某男女共幾丁每日應糶米若干升收銀若干或錢應若干文統領者以圖書將票印記與之聽其持炤納錢銀糶米此票卽與米同發還以便逐日持炤每日糶過者各街以官簿卽時登記

一見存倉穀合計可支幾何須五日一次發與各街保約同所推統領者當官收領磨米分糶此五日內所得錢銀卽盡納官隨發去各處糶穀入倉輪轉不窮大約時價一分四釐一升只取八釐每米一石官府所費不過七錢便可以救百人一日之命其糠粃之類給與保約中願出身磨米者以酬其工役之勞不可又拘米鋪領磨以致妨其本業其非貧戶不給票者不得冒糶仍聽赴米鋪炤時價糶則各處穀米俱以微貴而至價可立平

一凡開倉領穀不許聚衆只各街保約赴領其貧戶聽從生理各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七
便遇夜將各街闔門關閉然後縣燈召糶統領者掌簿卽將各貧戶輪推數人炤票支米驗收錢銀畢散去如此庶不致候領廢其本業且無聚闔生變之虞

一倉米不足勢必募之富戶亦須統領者勸發銀穀發過若干註明官簿糶磨米炤票如法平糶其所得之銀亦同納官或仍糶穀磨糶間有富家自認平糶若干日者統領者於官簿註明聽其炤票如法出糶所得錢銀仍歸富家務須輪轉永久尤爲省便或力不能盡認一街者聽其分認若干戶此外仍須統領者以官穀磨米炤糶如此則富家亦無聚闔之虞安于爲善如巨富力能及於他街則須以穀請他街統領者炤法平糶務令貧民分散不聚衆生亂

一凡衙門人役多有不便此法之行者益貧戶混領則多包糶虛

冒易於作弊然而擠候已妨其生理冊紙又多方科派又如寡婦之家孤兒幼女呱呱啼飢誰復給之今或言此法之不便者不過謂倉穀先散仍責其納價恐滋賠累不知錢銀五日一會算還官如分文少欠此後不准與領保約與統領者能堪其里中之嗷嗷攻擊而敢於欺匿乎至其領穀之呈亦須明白稱說本街合計貧戶人口若干每日應散米若干石若干斗升會算五日內領穀應若干石納錢銀應若干官書以印簿登記則穀不濫出價不延欠豈復有追賠之擾乎間有遺報丁口仍許每日具呈添入其貧極不能具銀錢者卽與另報佐以粥賑之法或就近富家以錢銀給之務令安樂如常

與友人論湖南屯兵書

昨所議湖南屯兵之請備悉形勢控扼比復攷之圖志因信其便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七

有七賊卽逼近湖北我臨洞庭而守賊雖斂戰艦而渡終不能舍其所長用其所短一也湖南備則袁吉俱安當不慮賊之窺江右而出彭蠡以瞰馬當采石二也臨藍星子之藩籬固賊乃不能繇連陽樂昌二路入窺東粵三也衡永者西粵之肩背也備衡永而後西粵安賊不能入西粵而居東粵之上游四也蜀或不守則滇黔危繇夜郎牂牁可以下全粵湖南之兵仍得以爲應援五也今左帥鎮武昌鄭帥舟師守九江得湖南一軍相與爲犄角之勢可以相救而亦可以相制六也湖南多山木從其間製戰艦以守江東從此便于江北一帶立柵設砦禁江船不得維北岸以防賊之潛渡我凡製造舟艦俱於湖南停泊屯守之兵卽以伐木冶工爲事七也昔魏文歎長江天塹謂爲南北之限者良以蜀之兵將扼其上故吳人藉以偷安耳今江北之四鎮設矣而湖南未聞議及

則竊恐當事諸公習聞魏文之言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使兩粵動則虔關危而閩與浙與蘇松俱有唇齒相及之勢使吉袁亡則江右可以建領而下長江皆其下流故江北之與湖南均爲重也頃見袁臨侯先生疏湖南之撫院向未嘗一札相聞而且欲催守令之速赴則知其間故甌脫之區耳難民之聚而相保與山獠之出沒潰兵之掠踞今已不知凡幾夫卽使守令皆奉檄而前未必人人能安集剔理卽能之又能保其不如去歲之賊未至而先逃耶故爲今日計宜設鎮兵屯守以督撫重臣蒞之昔唐有祿山之變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今江北四鎮亦已有見於此豈可吝於湖南且吾方志圖出兵江北以靖中原卽非四鎮賊安敢迎我而渡使湖南無守恐不能一意渡北耳仁兄幸速以此往商之此天下大安危所關宗社民生之繫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五

也火有燎原之勢爲撲滅之計則必絕其延導奕者置棋旣知又如蛇竄則必防其疎漏明者見於未形而昧者謀於旣往今賊方猖獗此策一行而仁兄之功乃不在魯仲連下矣今日之事吾輩旣無兵餉則以謀畫爲功旣無事權當以口舌爲用因勢而利導之隨在可以安天下也敢不惜從臾勸駕所全實多惟仁兄決之天下事幸甚幸甚

寄陸晚菴別駕書

台臺旣駐清邑日晤制臺凡事可以入告因不揣敢以近聞奉商有不容於緩圖者如倉穀發米戶磨運固無不願頗聞倉官以沙泥雜穀穀不能如額得米於是紛紛思罷市而去米戶旣罷則城中嗷嗷待餉變在旦夕卽未必盡倉官之弊而糴來之穀未必盡佳又收儲旣久磨易碎耗今宜亟寬其額公抽一石驗磨炤數收

米以安米戶又省中仰給者各鄉之穀耳歲丁其歉又值兵事今
茲收穀之時而奉官差拏船紛紛下省無片葉之舟肯爲載穀甚
至有中途并穀拏之者於是佃戶乘機頑逋自今冬至明夏雖有
錢銀何繇得米夫奉差拏船勢固不免然何不責令犂頭先行派
定每月差過者給與印炤之牌不復再差如此則非徒便民亦甚
便官省城自小北門至大北門向無外濠恐傷地脈今勢不宜議
挑而此方近山又益不可不急行預備則何不於城外築虛心敵
臺其臺必從城頭而出架以大銃互相炤護所費諒亦不多然及
今不圖後將何及況人心渙散之時見此方信以爲實可依庇大
北門城頭而西一帶雉堞從外山望之可以洞見其內今山上築
營是矣不曰我能上寇亦能上乎城頭一帶何不多築橫牆自相
隱覆如此則非徒山上之銃矢可格卽登山覘我亦不能知城上
乾坤正氣集

之虛實至如城中人戶財力儘可給辦今索兵索餉無有應者然
往見街坊建醮每里所費歲中不下半百金則於此推之可得其
身家大槩況皆彼所樂輸於神以圖保佑者也今旣行清點保甲
何不每里先以察點爲名取出其今歲醮簿各戶所自題者按令
輸銀捐助守禦事平之日官府爲擇吉齋戒延請至誠道流名德
高僧于廟觀中爲合建一醮以酬其費如此則官私兩便不至以
逃寇未已又且逃官家家閉門稱窮稱病守錢之奴埋金徒宅早
井旣虛無與守助暮夜之戎亦所宜戒且夫清點保甲爲恐其藏
匿奸細耳奸細者官府至則能保其家不匿之乎卽不敢匿暫去
不可復還乎市井之民日事貿易以食而奉牌察點卽廢其生理
不敢暫出究竟一伺候應名而止此外更有何實際毋論奸細藏
匿不知卽某人住某家某家住幾人其爲貧富誠黠官點時均未

知也然因之而并廢黜察亦甚不可今何不先察某里有紳衿某人責令按籍細覈發覺連坐如此則小民本業不廢而核報反覺精詳列臺得以不妨公政相機綢繆凡此似皆不容緩圖者也又若明偵探破訛惑尤爲急著非敢好爲條議以博畱心之名統候裁教

上直指劉公

竊見寇警駭傳神人共忿中原未靖普天同仇遂球世受歷朝歌鹿之恩身際先帝飛龍之運雖草莽屢爲放士而薪爇叨列嘉賓思知己感恩尙能急友生之難於平日況綱常名教肯或忘君父之痛於茲時爲侍八旬之母在堂執干戈以捍社稷未忍絕裾更乏二項之田附郭罄衣食以還國家不遑恤緯今體得東粵長伎則惟火器又仰見南都差官見在檄徵遂球願蠲變家產製斑鳩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二十七

三

銃五百門焰市舶提舉司姚所造式樣工附官工解附官解敢希怒蛙之可式聊助方叔如霆如雷之倡恥同寵鶴之乘軒永服衛文大布大帛之訓惟期葉氛之盡滅寧奉菽水以長貧

討賊檄

崇禎十七年六月

蓋聞復仇者忠孝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厲節儉端莊卽位以來無不以宗廟社稷爲事未或有荒淫樂慾之失蠢茲賊逆惡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爲獸羣之逐無日而不析人之骨啗入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虐毒則兇甚豺狼其瀆亂乃慘昏魍魎而我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改頻年措餉徵兵務期勦滅乃致我江嶺各省膏脂頓竭死於載道凡所蔓害皆繇斯賊賊乃狙猾變詐指徵輸爲暴虐欺愚民使信從不think因賊乃設兵因兵乃急餉民之不安惟賊之故矧賊旣非有點金

之法厥衆不能爲無米之炊聽其紿欺終遭殺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食何意藩封半蹂烽火纔傳奸豎潛遁北都失陷大行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蹇中節率同忠義諸臣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勵文武臣庶使知忿勇滅賊嗚呼痛哉昔晏嬰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意僭竊從來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蕉況以腥穢之徒相爲繡黻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啟口實有大功卜祚自宜過厯成祖列宗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禮樂何者非厯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羣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賊積年勞苦遠獲必驚驕固立亡怯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

心之同六月興周宣之師一旅皆夏后之衆謀者竭智勇者効力富者以財貧者以身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賊土司之卒徒跣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卽宜靖掃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同李西平之奇功當不煩段大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背公自違禍速滅門毋尙徘徊不前吉占拯馬嗚呼魯史嚴誅亂之例尙於盜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時曷哉痛檄

復友人論勤王復仇書

今日之事非徒天崩而且地裂三月十九日之變慘酷已極矣南都幸而有史大司馬迎立新天子以爲中興計而草莽愚忠乃不在乎偏安在乎合江南諸忠義渡江雪恥復仇靖中原朝天壽諸

陵拜哭先帝后梓宮鬻李賊而祭之舉行大葬之禮因而黜簡六
曹舊籍部署條理史成實錄大典諸藏書然後掃除宮殿尙或焚
燬則相與爲衛文定之方中策營建雒陽爲新都修明太祖高皇
帝之法律使閻寺無復柄政則朋黨不能用以相攻於是封疆之
吏得以盡心籌策無垂成遽敗之患而郡邑守令樂爲廉吏貨財
不上流民生在下可以相安如此而刑罰中禮樂興我大明之運
尙可以永永無極耳今諸鎮將之封聊爲治標之計而各難民雲
集以益其勢急圖強本乃可久安又其近者我誠抗師北伐竭江
南之精銳以行以社稷之靈乘衆怒未有不濟而前後顧盼牽綴
實多糗屏輜重何以無虞率然首尾安所擊應故我輩爲今日計
無如多結死生肝膽之友於諸鎮將會相知識者俾其陳說忠義
如申包胥之哭諸將皆知朝廷之恩者今誠剖心以說之未必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五

動動則相與鼓行而北使無我詐爾虞俟功成而後另擇可封之
地封之俾其子孫亦得以世世相安于富貴此策之上也竭江南
之精銳一隊逆淮而上入潼關而西一隊聯齊魯遼薊諸將直克
燕京一隊逆江而上與蜀兵會鄖陽而攻其穴而我粵人且從宜
章湖南而渡以從之要以滅賊雪恥而止此策之次也今痛哭流
涕計無復之聊舉平日所結之義俠以從軍中甚至毆羣羊而投
餒虎惟求一死以報歷朝之恩養他所不計嗟乎吾兄所以爲此
者不亦苦哉弟以侍奉老母未遑執鞭爲媿耳檄草附正弟初聞
變恐鄉井愚民皆信爲賊果仁義朝廷之事果不可復爲故亟於
大聲疾呼耳弟製銃以供大司馬急需亦聊以盡一腔悃誠然此
實爲戰守之長伎使數萬人皆習此器械當辟易可速滅也今繼
弟起而鑄製者日有報院矣率復不一

復李參戎

本別後遽有天崩地裂之慘世受國恩安能不傷痛摧心肝也幸
而中興聖主布置已定然討賊之舉安容少緩老親翁克復名城
擒俘僞官爲綢繆桑梓計已極周悉湟川善後居守實扼全粵之
鎖鑰今承教知欲爲勤王之行然竊以爲此時固無分於居者行
者能力鞏嶺表則江右之上游安而金陵固不則粵危而閩浙俱
動江南天塹誰謂不能飛渡故老親翁之功已關係社稷不輕卽
此而大司馬得以一意渡江滅賊乘衆怒而一鼓擒之何一非老
親翁之力聞賊亦不過如頃者獻賊至湖南伎倆闖人得柄于內
久與相通乃一旦至此真爲之髮上指冠一時在位諸公求其如
汲長孺者不可得矣痛哉今軍國事幸而一切不掣肘大司馬史
公忠誠精敏弟久已從張玉笥師處知之當卽齎賊以報先帝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三

拭目以俟來教桑梓之議著著實際此中之依倚直指劉公良爲
深切誠不可暫離省會他如各處聚兵扼要皆上策也而鄙意更
以爲兵孤固無援分亦力薄今餉旣不給須以次舉行其至關切
者屯一軍於湖南卽以麾下之兵而益之斯不惟可以固全粵之
勢更足壯長江上游之聲援卽粵西上游亦相策應而潮漳旣有
南澳之鎮只須聯絡鼓舞使其無或疑貳海上有事則鄭大將軍
之兵足以辦之至如省會郡邑只須牧民諸公實心孚感衆志成
城自不至奸宄竊發卽發而忠義之士率鄉兵滅之有餘其梅嶺
之兵則制臺鎮下見調守南韶精練至千人亦足以扼建瓴之重
人知嶺上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之險而不知虔州爲粵藩衛甚
爲鞏固倘虔鎮有事而我從宜章南安兩處出兵壓之亦甚無虞
但須人心固結此地實如銅牆鐵壁何患不可守而必各處召募

且兵之擾也又能生變餉既畱支又何以爲朝廷滅賊復仇之需耶想當事者畱老親翁以爲居守計依倚甚重乞與張道臺商之卽從衡永間益精兵而屯守功已不小且此處人畏老親翁之威懷老親翁之德固就生不如就熟也省中事當道諸公百凡畱意無或疎虞昨正商內地諸營哨事亦正以爲徒汲營牟糜餉多而力甚薄不如其聚而精強務令處處有實用也使者還暫此復

上署縣陸公

國家多變忠義須明念太祖高皇帝以來無窮養育教誨之恩在草莽與市井之臣咸有感激圖報之意特以承平日久英雄埋沒於屠釣者實多兼之文法向拘騏驥困伏於車檣者不少當茲破格用人宜濶目以收羅壯士矧在世豪大姓資勇力乃保守身家竊有一舉兩得之策實爲因勢利導之機體得做鄉板橋一帶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五

至菱塘沙灣兩都中間詩禮之家鱗集忠孝之誼素明耕鑿咏歌沐浴盛明之澤最渥扶持友望捍衛長上之慮必周甚至走狗鬪雞無論斬蛟佩犢一呼義膽立鼓精忠但須開其登進之階卽以保守各境爲務給示鄉村先推領袖或以長厚諸生恩信素所悅服或以慷慨俠士然諾夙爲皈依每鄉給一印冊聽填報勇力精悍之士多至數百少亦數十餘名每月卽就各鄉練習伎藝倘或寇賊生發能拏獲者贖物盡數給賞仍卽報功以憑不次優擢小則守把之職大則參遊之銜其有能安各鄉村使寇賊不犯者每閱一季本境無事量擢數名優補總哨領袖之人願給冠帶者聽此實農隙講武之意不同措餉抽調之煩在大姓富家利其捍禦將見朱亥勇士從効力於侯生韓信王孫還傾心於相國無事則

訓練選擇儲干城而詠兔罝賊入聽踴躍追呼奪輜重以供牛酒
隱然爲郡邑聲援毋媿勾踐三千行將作公侯先資豈止若少康
一旅又念鄉人質拙恩信宜孚若必官府文移恐滋差役騷擾遂
球戚友散處各鄉自揣平昔忠誠同諒精白共知如連年饑荒遂
球首倡蠲銀買米平糶賑貧又如國變驚聞遂球罄產首倡蠲製
斑鳩鏡五百門合得三千餘門蒙兩院具題遂球仍蠲貲自解又
曾奉前院發簿遂球限三日內募題助餉銀數千餘兩繳數奉院
行藩司令各自納凡此皆本一片熱腸非有他覬遂球以八旬之
母在堂屢經舉薦不肯就官今惟計保民生以鞏社稷之安原不
妨瀝肝膽與結弟兄之誼但明示之旣頒願執鞭以敦勸庶幾信
雞聲非惡因而驗燕領可封

恭畚祁藩世子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美

遂球本以海濱下土荷蒙先王殊知幣賜手書寵眷良厚頃聞鶴
馭上昇傷念感愴正圖躬具蘋藻之祭乃南都之變復報驚傳痛
心至尊蒙塵口騎南渡如入無人之境諸臣蟒玉揚揚一旦聞聲
宵遁甚至北面迎口每念先王精忠貫日使今日而在不知如何
激忿幸而監國有主智勇神武一時將相皆極賢能之選今合力
以圖恢復勢若建瓴破竹中興一統可旦夕以待頃聞詔書新頒
內一欵惓惓于親親之典殿下啟賀正不宜遲恭聞殿下天性孝
友好學恭儉卽日桐圭新封所以繼先王于百世者從此與大明
運世無疆遂球得以歌詠太平尙當表揚先王之至行以傳之不
朽力之所以能爲圖報者如此而已遂球以八旬之母在堂未敢
絕裾而出然無刻不盡愚誠與當事圖所以縹緲全粵誓不敢負
太祖高皇帝以來教育之恩努力効忠死且不避使者還肅此啟

復可勝悚惕之至

勸鄉里忠義書

今天下人心之不能忘我太祖高皇帝可知也出□元披髮左袵之俗離□□之□□開長夜懸日月凡今之人所以詩書誦讀遊庠序免差役選舉科甲仕宦榮耀封贈庇廕固屬國恩卽如畊田鑿井安坐而享酒食甚至鮮衣怒馬馳逞適志耳目心意之所需皆指顧立辦四民之衆井然相得以交易也非我祖宗歷朝設官分治爲之典利除害何繇有此若仍昔者□元之世□□吞噬語言文字不通勢必聽奸吏爲政侵虐暴亂能享此安志肆意之樂以守墳墓閭舍乎故以我太祖高皇帝之功天祚之報則宜無疆民情之戴則宜永固在式微而中興夏有少康周有宣王莫不皆然而謂今日域中勢難復振爲此言者知非識時務之豪傑也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七

以闖賊狂氛僥竊卽敗先帝后之殉社稷烈矣今有志之士語及崇禎朝事孰不洒淚沾襟追思感歎倘遇不忠賊臣必切齒痛恨欲分割其肉邇者南都之變至尊蒙塵實緣奸小致□大江南北疲于兵爭而猶惟先帝之仇是討中興太平引領可望我粵一隅迨未陰雨東有重鎮西有土司狼兵今以勁旅扼連州梅關樂昌永州則天險可恃第恐鄉井之間誤聽訛言以安爲危冒危爲安適多擾攘比國難已靖而境宇不寧義旆掃除玉石莫別念我鄉里家詩書而戶冠蓋名賢繼踵賦稅不逋慈孝友讓勤儉古樸自食其力遂球蓋行天下幾半覺風俗之淳皆莫吾土若夫惟秦侈淫僭是召兵診以斯揆之宜在所免誠各鼓忠義以聽朝廷則非徒身家可保而且功業可建遂球是以敢請當事之命每鄉盡募勇力之士卽推高誼統領約束以守禦拏賊爲功而擢其最者以

資當事大用此固爲富室大姓保而實不欲使英烈勇悍之士埋沒無以自見倘誤謂有抽兵征調之意而借此以錄其名則遂球之頭固在不敢視同兒戲也雖然此實諸君自見之時矣古之豪傑其始隱于屠釣飲博而終建不朽之勳者往往皆然至如彭越英布且繇江澤起今當事大人業破格收用而遂球願力効執鞭推轂倘果能忿發有爲鼓行而前斬闕獻以報先帝之仇則王侯之印可立致恢復華夏以奉中興之主則列土之封可以永享而但從保聚鄉里先觀其槩丈夫各有大志烏能鬱鬱久居不乘時立功名致富貴使青史流芳爲忠臣義士哉遂球於諸君本世有姻戚之好念自先京兆以來皆愛人以德未嘗有所得罪于鄉黨闔門數世無鄰里雀角鼠牙之爭侵漁欺侮凌虐炫耀誇詡忿戾之事今日之舉固從君國地方起見而本亦盡誠爲諸君計天日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二十七

五

可矢幸詳思之諸凡悉于縣示者不敢更贅懇祈蚤賜推定統領見教隨將各鄉壯勇姓名年貌開列示下卽填印簿具報以聽當事巡閱犒賞詳擢用務祈實心力行幸甚幸甚

致區校圖書

有人從閩來知主上已登極改元隆武矣當此渙蹇之時而蚤正大位以一人心此誠急策況乎神聖英武好學好問祥瑞在先應運而起且我輩前已誓廟共矢精白豈得復有觀望乎而外間流言紛紛又稱南都云云以睽離人心此不過奸人煽弄而愚者感之嗟乎此何時也綱常正而後節目整幸而遭際中興之主毋論攀龍附鳳有志之士得以共見卽復閉戶頌歌終身貧賤亦有重樂而簧鼓歧向先不自定安可與計天下之事乎遂球不敢以識時務之俊杰槩望之人獨惜其不知自計安危樂裁如此者旣無

特識亦何不緘口結舌以聽之如老年翁之堅決勇往也雖然遂
球惟其微賤耳孟子有云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在今詔使未至
訛言日興老年翁卽宜合請諸紳日集會館申明忠義破沮訛惑
卽已草中興十事一書託張芷老上之中有云勸進卽眞俱卽日
事易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曰屯如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
夫當斷不斷他日必有傳疑啟釁遂球以分則非敢言也聊爲老
年翁言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七

五

平湖南山寇紀功碑

國家滌掃元氛如夜始且功高享厚本固末達太祖以來澤洽化淪間或小醜蠢動靡不撲滅文武諸臣師師赴赴列宗攸任必有其人今皇帝天作中興用彰神智因地奏功悉建偉烈大江以南大海以北南岳作鎮綿亘阻昧古者征伐鮮出力倍勞殫皇帝方赫然震怒以靖中原鞭長腹遠亦惟一二忠貞之臣是賴唯我劉公士禎文武是憲於時任東粵按察使署南韶兵道韶郡鄰楚多歧會楚寇滋發以十一年三月突入公乃登埤畫守百備畢設相距凡六宵晝城上嚴肅寂寥誠其射書反間者募兵益集賊多傷死計窮忽遁追奔二十餘里斬級數百皇帝亟聞方馳諭四省督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一

撫臣合兵勦之曰其沅撫是責他官兵唯厥命劉公則倡言於督府曰賊鄰枕我境要領可得用鎮兵滅之如振落葉今以合勦賊固以數萬計盤亘九疑山凡四百里路險徑雜兵深入則首尾不應分則弱守則老而財匱合則難於轂轉麾之則阻絕不得卽至苟欲盡掃氛孽唯巢穴是搗穴在高良紫良二源界於臨武藍連二邑一州其間尙爲源三十有二唯王知州口口與民同心連民愛之如其父民且仇賊入骨盍委之當無不用命於是總督張公鏡心乃悉任劉公爲監軍隨檄王州守爲參謀而使參將施王政屯兵于連以聽之時楚兵尙未成列或思以他寨姑塞明旨又急趣粵以張之劉公曰是協撫也昔在嘉靖大橋之役撫也故至於此今難發不三四年已及四省州邑湖南震動舍二源蔓難圖矣則盛陳師楚疆數往返決策米鹽必措始克以六千而自出軍於

宜章使近粵諸路得戰守兼應以參將李相遊擊林宏兵從樂昌
進協勦羅源行村期疾赴二源副總兵徐之龍繇乳源谷溪水入
屯天鵝嶺諸處期與施王政會王州守乃招致獠目爲導厚募獠
兵撫慰諸獠離合得間縱質互用林李二將星馳夾擊楚亦鼓行
而前郝桂旣定賊首旣得其一或遂思息肩他向劉公則又申請
再四自馳而至連之朱剛刻期必舉楚兵爭利先入高良已破粵
將亦遂出其不意獨入紫良以八月之乙未攻破大鼓源其明日
直搗主簿峒破高山攻擊轉戰至于乙亥凡攀藤施鉤魚貫援引
後繞而上伏入而火馳令斬少却者若而人收箠填塹叢箐畢櫛
賊首尾不貫墮觸糜爛我軍風焰助烈鼓勇百倍合計東粵諸將
部下官兵暨監紀推官關應泰統領共擒斬一千三百六十七名
顆所獲旂仗人畜糧糗無算剗平王郭子奴爲我兵陣中立斬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二

級其他魁目凡八名顆皆我斬擒計得旨會勦自三月以訖八月
爲時半載而趣期奏功不過數日諸源盡別協從散歸湖南遂平
是役也本督府張公毅然親征知人善任不中制旁撓沅撫陳公
睿謨虔撫王公之良江右撫解公學龍粵西撫林公贇犄角提發
諸道將乘勢爭先各有斬獲四御史巡按楚爲林公銘球江右爲
邢公紹德粵東爲葛公微奇西爲陳公曷虞皆綢繆指畫然威歸
勦公之好謀持重肯爲其難且堅城壁立挫賊銳氣王州守賊窟
榻側而志定神閒親歷行間有發必中於是州之氓庶實在水火
而出知爲二公功謀磨崖紀勒蓋亦使峒蠻魂魄懾永杜異萌則曰
唯某有辭可信某謝不獲己因以爲是於楚伐如焦頭爛額而在
江南海岸固千萬里曲突恩也夫寇始於山流蔓城郭窮民好宥
往往思應我急起而撲滅不以晝地爲守趣鄰之難以絕其源豈

唯粵獨享之楚獨賴之今中原方有事口寇視此知無難爲皇帝
神武威靈以受斯績於戲可頌已詩曰 巍巍衡岳南土之宗蟠
荆控蠻其溥海江透池斯麓蔽芾其毛巒嶺攸被莫曠其趨九山
維疑氛孽是愾肆蹂邦邑我疆駭矚承帝曰咨爾四國是封尙保
東南庶杜亂燄維此四國其旂林植赫赫劉公靡違靡從如臨如
衝崇岡斯墉我守既堅我戰不傷亦惟王公是勗其穴以櫛以犁
乘彼嶢嶢誓我六師張公之威或繫或囚載勳載跋劉公番番曰
子勗爾勉哉先登後躋則恥有叢旣彰有窟旣膺遂拔高山其旂
旖旎爰別其源爰煽其庖柴衝滌湘巨魁爲膳餘孽旣芟南風颯
颯百越是撫綢繆南土南土有埤有阻克架視此熊羆慎爾虎虎
帝曰都哉允矣寮案折折大江間于南海南海斯祓比墉勿勿瞻
彼中原勇夫仡仡懷柔以威式是來茲岳瀆高深永奠饜踞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三

南海神祠碑記

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避黎氏之居板橋也本南海之嶼藉祝融之
麻庇乘風潮而往來雖甚震撼無或傾沮出雲雨澤時和年豐波
濤流宕汰其害氣無有疾癘停毓祥淑人物暢拔靡不賴焉是故
四業之民歲時奔走惟南海之神是託是賴神廟在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板橋更在神廟之南凡奉辦香賽謁則必渡海而
後得詣于廟往返必竟一日板橋更立爲神祠當大南岡之下古
道之衝所以便祈祝其來舊矣一日板橋人家抱山而環水地勢
繇三老七星峯至南岡蜿蜒而過古之善爲青烏術者教立祠宇
而傍鑿二井以鎮洩其氣脈俾於焉停聚爲居者利避黎氏初本
單傳今數世繁衍千丁衣冠代起皆以此理固宜然遂球按以古

者之制南海神次最貴在唐冊尊爲王遝國家以人神異道不仍其稱然祀有恆典則視諸侯禮也遝黎氏雖代顯而有大功于朝爵不過諸侯又非若古者受社分封建國之地以爲恆祀得毋淫僭然遂球之先人有園居卽在祠側今且家焉遂球雖生于五羊然歲時伏臘必歸而祀於祖因獲隨諸父兄後肅誠會祀於神見其禱者必應禱者必福神冕服端凝居然王者之儀而匹夫匹婦尙竭誠長跪舉酒拜叩燒燭獻楮肅容望之神容色凜然醅醉故莫不敬畏魏恭簡爲督學使者時以是爲淫祠欲毀之方召工役撤垣壁遽報恭簡去位而止今祠柱猶有銜痕深入寸許又遂球之弟遂璧頃以修祠飾榜匠某竊匿色料去忽若冥冥中有擊之者昏悶沈痛亟輸誠來還之請罪百叩乃蘇若是者皆神之威靈顯赫使非所宜祀則豈能然夫以天子之尊侯王之貴覲聘有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四

式會同有時候無或敢褻且漬者然華封人得以祝堯罪人得以泣禹祝網者得以受解于湯老而釣者得以見而載之于武然則以神之尊不遺卑賤鑿而享之宜也今齊魯之間皆祀泰山元君往往立爲行宮其地迺畿輔太常宗伯不以爲禁又何疑於是故神而致福則宜祠祠而歲久則必宜於修飾崇禎己卯遂璧實偕諸兄弟募工易祠垣以磚使可堅久拓爲廚所便齋獻他規度仍舊則以師青烏家之遺意毋敢增殺舛侈而遂球會於萬厯己未之夏爲父病禱之神請以身代旣而父愈遂球亦竟得寬於罪譴至于南北往反頻危獲免皆信爲神力因肅誠齋潔爲文勒石用彰休貺且垂告後人俾勉強爲善以迓神福而系以詩使歌之以樂神焉其詩曰 絳節兮雲霓飄搖氣蒸山兮神乘潮持地兮生子居天一兮空輪何軌帝儻兮禪代邇求福兮同彼泰岱神謂繼

兮無傷迎明王兮壺漿蔗菱兮蘆荀貴爲王侯兮不吐避食唯善
唯馨兮誠信是寶南山巍巍兮春波灑灑蛟龍鼉螯兮虬螭神駕
兮霧靄光漏而參差晁旒兮龍袞植鍤觀歎兮扶耆黃木灣兮露
花之津去復來兮福避善人

信州設學田碑記

代

學校與井田相爲表裏者也古者凡民授田百畝其俊秀者則選
而造之學宮以公田餼之是故其爲士得以不耕而食彈琴而咏
歌先王之風相與進德修業講明所以治人之道惟其廢也孔子
之徒以大賢如曾參顏淵原憲皆貧賜也不受命而貨殖樊須學
稼小人哉則皆譏矣有如百里奚甯戚皆飯牛馬騮至爲人收責
管夷吾與鮑叔牙分財而多取之又甚若蘇秦犀首以口舌資行
游或爲屠狗賣漿比比者不足以語于士宋蘇軾有言平原孟嘗

韋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六

五

之客三代則在於學然則養士之典可緩議乎我太祖高皇帝定
鼎以後卽令郡邑各設學宮以養士授餐餼如家塾然其後士之
入學者日益衆餼不遍給因第爲等以予奪先後之其就課程率
一如在例奈何人旣衆則亦幾槁項而後得一官其不在餼例者
乃不能保其不散處類聚出而負笈遠遊窮或至徒其所業顧安
所得盡計人而授之餼使之比舍而居之學宮晝視其所不爲夜
相與研討其所誦習月相與辨一經歲相與立一史無事則與之
辨究天文風運地理阨塞險要時流利弊漸次舉黜有事則使之
各就其鄉倡勇敢作忠義如身之運臂臂之運指天下事不卽此
可以有爲哉而無如餼之不勝諸所爲不可將未易一一問也
議者曰其有功者可食而後食之士不日益輕又孰與爲有功者

乎是故爲今天下當無如餼士以餼士無如多設田此誠有司者之職也抑今天下爲有司者之供應無餘矣矧以信州居孔道有司日執手板以奉貴客顏色唯謹顧安容分郵亭一餐進諸儒牛飲然而雖不給不敢忘也不繼不敢不以爲念先爲之舉其所急也 禮而有禮也太守某公爲學本乎王道求治斯土民化而士歌之久矣於時適某承乏爲屬邑今因相與謀以爲信故朱夫子晚年所設教地其爲士益不可不養乃捐貲設學田若干頃而屬某爲之記以告之後之爲有司者使果得漸積而益廣之用以餼士則猶有古者分田設學之意乎而某也敢且以前之一說以堅士之自處夫士亦爲其大賢如曾如顏者而已矣大畜而不家食爲國家建非常誰曰無功信往往多名碩士豈無感慨而興起者今日者毋亦有司之事盡力而爲之固宜然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十一

番禺茶園古延壽寺莊嚴佛像碑記

漢元狩二年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山擒休屠王獲其金人長丈餘歸奉之甘泉宮此佛像入中國之始也其後東漢明帝因夢金人長大頂有日光飛至殿廷遂遣中郎蔡愔等使西域求佛情等至月支國遇騰蘭二僧方欲奉經像來震旦遂同東還十二年詔以釋迦寶像奉安顯節陵及清涼臺供養至成帝永興二年於宮中鑄黃金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世人以金銀作佛像則自也 以及典午蕭梁崇事日盛如通元寺之維衛迦葉二像乃浮海自至太寧殿之壁畫像燹火不犯咸和四年丹陽尹高悝獲金佛像于張侯橋側之浦中其明年臨海人於海獲金銅蓮花趺又四十餘年爲威安二年合浦人漁海中獲佛圓光以安足背儼然符合事爲神異廬山之文殊像則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者得之

以送寒溪寺侃鎮武昌迎之舟沒而慧遠建東林寺乃泠然而至
番禺毗耶精舍有扶南大石像七十人昇之方起寺遇火尼三四
人試捧之像卽移而棟乃焚蓋歷代以來其奇著若此不一我大
祖開國三教並存而命僧較正梵音以便民間祈福懺薦意尤殷
皆見空中於戲至哉於時制天下郡縣皆得立寺供像與鬻序相
峙寺有特敕賜名者以菴觀名則未奉賜也番禺爲邑隸于省城
改同以訶林爲光孝寺其他或古有之今仍名寺或且敕建延壽
寺在茶園益省城外海嶼之間父老云向有之不能攷所繇始矣
以歲久像湮因于崇禎十五年之秋募金延工裝飾佛菩薩羅漢
金剛章獸伽藍諸寶相裝嚴精好一一皆具遂球里居相近隨喜
讚歎因以信我國家之所以護養斯人惟恐其陷於不善以取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七

害者其意殆無不至也故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良之所爲不悖皆
於是乎見或者徒執儒生之恆談則以爲韓愈之所辟亦將從而
和之不知人圍陰陽佛不爲陰陽所囿故雖陰陽五行莫不聽之
有陰陽則有鬼神而佛又出于陰陽故尊于鬼神而爲所皈仰此
爲定理今學之不能得其全故覺拘礙枯槁耳然奉之至誠卽民
物莫不暢庇則佛教何得以枯槁名也且不聞乎吳主孫皓治圃
得金像置之穢處隨得腫疾夏赫連勃勃不信佛教陳聖像于後
生

門朝集爲已致拜爲雷震死謝晦鎮荊州惡沙門于城上

立塏躬役介夫撞擊龕像忽有暴風雲霧連天昏黑晦蒙被塵土
以手拭去膚隨指落遽坐誅夷崔浩毀佛路見棄像不顧溺之及
浩族誅屍無收者人皆就溺至潰乃止東昏侯於瓦棺寺解玉像
初截二臂以琢爲釵賜妃嬖及其亡也刀傷其膝仆地遇害杜龕

典衛宮闕欲毀梁武所造金銀二像爲錠令數人上三休閣先鑿佛頂槌鑿始揮二像一時回顧所遣諸人臂皆不舉失瘡如醉杜龕亦然仍見金剛競來擊之俄身形疼痛穿皮露骨而死故知像之所在必有護法諸神圍繞寧有至誠禱懺不獲福乎會鄉父老記則且爲舉其所宜敬信者以昭永久諸募用凡若干各姓名得詳列焉

重修廣州府儒學大門碑記

廣州南海一大都會也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文教攸敷翔洽遠服臨觀之義作觀肇開宜於斯爲盛故虞書有之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周宣王中興之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然則建中臨御所向以昭輿域禮樂之盛爲環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八

海彰式所繫不旣重乎我太祖高皇帝毘逐口元長夜始旦於是今天下郡邑皆興建儒學設制科取士頒行經書傳註輯正韻書同文然後彝倫明敘□□□之俗革去不啻食騶變音列朝相承而治仁深澤厚繇祖先以及孫曾沐浴教化淪浹膚髓廣州去京師幾萬里而遙賢哲彥俊獲培養之盛接踵而出海外諸國以貢獻梯航至者絡繹於道每東省三年大比士入彀而舉爲額可八十餘人爲郡視廣州者十而廣州之士乃居其半士旣中所試題名巡按御史詔而就棘院更衣祝酌各以花幣帳樂騎導旅謁先聖于廣州學宮然後迎之于藩伯之堂歌鹿鳴爲宴羣耳目所屬胥曰某也賢某也才其庶若某先達之光惠我邦邑鄉井旣而曰國家之崇儒重士若此九重之上所以求啟沃以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罔不就將緝熙遐方之人其敢有越厥志

斯所以視西漢所稱環橋門而觀爲尤盛也學宮之地實爲高廣在于城南門內迤東城更爲門焉曰文明門與學宮之大門層而相望其內兩廡而上爲聖殿又其後爲明倫堂爲啟聖宮爲尊經閣爲名宦鄉賢兩祠爲射圃爲師生署廡規制悉備年歲已久一

改事自大司農董公應舉於神廟時來爲教授乃釐正樂

器祭器毋使漸就簡陋又四十年所壁甃湮圯僑寄穢雜教授黃君如麟甫受事慨然而思振飾卽蠲措二百餘金增築署舍百廢皆作則且曰聖宮門牆爲仰止所屬有目共覩安所得創而新之會國事孔亟大司馬徵火器于粵子友人黎子遂球聞之首倡蠲賞製造五百函以應子弟諸生某某隨偕諸紳士先後咸以義動而黃君則又率諸生某等各蠲製如之皆以請于巡按劉公達以屬之提舉姚公生文事且竣姚公高黃君之誼則曰維茲大門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九

役其敢不合力以爲諸君子圖乃竭其俸羨得若干金黃君屬某生等仍各蠲貲相與監造凡兩月而宮牆以外立爲三門繞以欄楯尊崇鉅麗厥材維石落成之日恭遇今天子龍飛改元諸生交相欣慶因某某以屬予爲記予追維古昔文教則益不能已於稱述泮水之頌不云乎旣作泮水淮彝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諸君子旣勤武備而仍不忘泮宮不亦宜乎予聞黃君始分教連山有禦搖功姚公職在馭彝屬國欣然來歸頃龍門告急當事者屬予力旅滅寇解圍邑城以全今茲之舉所爲兼善聖明神武中興方且毅然命大司馬雪恥復仇靖中原克修先朝舊典所以服南方海外諸彝使重譯而皈我指南者於斯所以樹濟濟桓桓之士彰天子克明之德者於斯所以使人念國家養士之恩旣隆且久思有以相維不解者於斯然則斯門也濱海隅而嚮文明以

式昭國家文教日新作新豈有已乎銘曰大明赫赫克昌斯文維
我太祖克師克君崇儒尊經如日斯昕毆口定華辨分類羣巍巍
成祖肇建北極列宗承仁萬姓順則敘倫養老彰教耀食麗正必
昭向明爰式陞嶺聿開海隅既徧於昭泮宮懋育賢彥門牆義幾
德以不諛道在至善眷命維新食舊且久如表斯景
如辰繫斗茫茫輿載嬰豐左右決爾從違卜爾福壽爰佑中典其
道無疆爰飾斯門既劭且康如天升階有樂在堂象應鶉火闢闢
遙荒大人作新君子慎獨致中屋漏達道位育煥乎中華優哉百
祿億萬斯年視斯蠹蠹視昔魯邦彝來獻琛逆避則誅順避則歆
囚馘是獲渠魁卒擒雷霆號號冠裳森森是界南極是臨赤堦名
世踵典外服環貽維道必繇維棟乃庇是勒丹城以永勳屬

登泰山記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八

泰山之上厥雲多喬厥光渾渾俯而視之厥氣瑣瑣或弁或侈或
句或錯如晦如浪如沱如雍厥巔爲壇厥高卽天蓋七十二君之
所封也秦皇沒字碑在焉壇之東下有石如丈人立唐之磨崖碑
在焉翼然而金碧者殿也碧霞元君祠焉其祀於州城之內以遙
參者斯岳神在焉神冕服若王者元君翟珈若后祠元君猶之高
祿以其居東司生也五岳視三公則冕服之神祀爲近古其廟有
城闕若王者之宗然樹木森然代有之矣祠元君者輒應故都邑
之屬四時奔走之神宗皇帝之碣在焉其文金書又鏤金
爲殿白石趾之望若樓然繇嶽廟望元君不知其幾百十里也至
歇馬崖盤漸深以高至朝陽洞轉嶺而右若斷若續始望天門門
爲盤十八若登天然其侍立者爲秦五大夫比漢家薪矣天門而
上始見元君殿殿而東始上登封臺是日也當寒且煥雪且晴以

趨予遊入於嶽廟檜柏凝霜霏霏馥馥上於天門目之方中卿雲
散光冰色消映徐陟其巔東望呼吸一氣孔神子乃恍然而笑曰
泰山之上無古木木皆數千百歲不能見其爲古也無奇石旣大
且高口嗣如鐵不能知其爲奇也無清泉泉稍稍流積雪中當其
爲簾坂爲布窩爲潭旣高且遠不必以泉名也是故卽之
若近造之彌高入於其腹灑浩無極宜乎其爲神帝之所翺翔秦
皇漢武之所甘心尼父顏淵之所憑望而子輿氏得之以爲氣象
也故夫古之遊於斯者多蹟予弗及攷而觀之殆無憾焉時癸酉
臘月十八日同登爲浙江包子會嘉公車偕行住州城凡三日以
爲是遊去而記之

西山遊記

歲甲戌予以文戰不利方理擔出都南遷何象岡相公命酒於西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湖之堤其季公子與伍國開張尊生傅元子偕子鴈焉半酣子牽
國開衣望西山相視而笑因遂遲發後得譚元定鼓于二人勇於
是偕遊凡五日以三月二十日始宿玉泉其明日憩於宏法寺宿
碧雲寺凡再宿香山上下者數繇海澱而返予隨所見聞輒成一
詩或謂子諸詩俳倡若枚臯聲體若王建何也嗟乎士旣不得卽
用其身又不能得負郭田二頃躬耕著書不出修明古人之遺以
待後世又不能出入承明與講當世之典制又不能若左班司馬
之事成一家言乃徒懷鉛提槧浮沈於時好以茲所經

歷祖宗朝之蹟皆表表可見使後世有因風謠攷殘缺其庶幾見

所輕重焉不亦可乎然斯遊也以元定肉舉頗艱不得遠窮巖穴
國開有泉品至輒以石稱量之著爲則頗愜幽事顧子以爲西山
諸寺牽中人守塚戶也其布置樹石多排對望之多如服匿形巖

藥皆是香山之宿俱談談乃非山中語烟鬟翠黛在前不入柳下
懷抑亦殊非宋家東見者疑都中諸貴人既北山投稜不得不於
此作登徒子國開家亦香山於此頗有琴心所謂自哭亡妾爾玉
泉之旨爲佳寺僧見子三人皆策蹇布帽塵雜衣袴谿谷間嬾爲
良游亭覓火作字不得叩其扃已他徙元定以爲憂因拭
檠上故蠟燒之中夜不敢寐月出新柳上一望湧湧如在彭蠡匡
廬間時有犬聲相吠點蠹更也子謂國開西山遊必如此差不俗
人未至玉泉望一山作牛毛皴殊有畫意碧雲寺閣下之宿入直
文華耳閣甚壯麗魏璫新之爲立生藏故也子於斯遊因有二議
焉其一者西天梅檀佛像見在都下鷲峯寺殿宇不甚肅像立於
中望之如人衣單紗縠胸腹膝節皆隱隱起面若圓若方隨人所
見必天工所爲無疑此宜得若斯閣者供之爲稱其一者神宗御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七

書凡九字共四牋曰來青軒曰清雅曰鬱秀曰望都亭上用廣運
之寶及萬曆御筆今俱疊掛一軒中竊計香山一帶尙多可亭堂
處蓋各建一景奉之元定國開亟賞斯言因從與子綠屋而上手
勒諸御書以歸其他所經過多見之子詩不盡述後數日趙時偕
後訂子爲看牡丹之遊旣而國開病時偕得補闕臬從事因卽拉
子而南

遊焦山記

百江中之山焦以仙名而金不得以璞名蓋金當瓜步京
口之間如人居要津以招來南北之士趨者衆而附之益羶斯其
名所繇日損宜也焦則不然去金而東讓之使居上流不肯當道
敖然而僻立其南岸爲冢山石壁硬出水勢溯激其北更出兩山
突然而峙風潮怒號鳥之飛者倦而俯視則其勢必墮故苟非深

有意於斯山者未嘗過焉予渡江南北計凡七八次於金山或登而卽去或過而不登於斯山蓋圖之熟而猶數不果也庚辰五月以送萬茂先就徵復渡江而北比至揚州則茂先病病且一月餘將死而屬予曰其必得子爲傳徐巨源作行狀周仲馭爲誌銘子願於是予旣經營其喪則與顧子修遠挈舟南渡聞仲馭適在焦山記往與二張子受先天如借語於虎邱別三年矣殊思之矧以死友之故蓋不可不往於是渡入京口則別覓小舟與修遠同下時六月廿有二日江南北方苦旱熱雲色頻變舟人欲逆風揚帆予止之然水勢下奔與波浪相湍湧急如馳騁不數刻已至則直入水晶菴仲馭慰出迎語及茂先又遂慘然久之鄰僧適爲齋邀仲馭食因偕予與修遠及坐上二三子繞山而過共語於僧門前大樹下旣同坐有筮長人兄弟與修遠偕予繞山門而東

以北江水漲路沒不可行因但立於巉巖沙石間觀兩山如獸蹲江中潮從其間上下沸聲如雷比復繞而還入禪堂僧畱仲馭諸子茶坐予復拉一僧出繞而南以西北觀所爲痊鶴銘銘在水不可見其石則覆蓋谷間僧與子緣而俯瞰之北仍可望先是所卻步處山壁間乃皆怪石林立惜不及褰裳濡足縱觀也徙倚凝眺乃仍還過僧門有路可登山頂同行僧惜足力意難焉予乃拾級而上強令隨之級盡處支折而東望江帆如飛鳥西日欲沒東風盪起又復緣級而北上是爲絕頂觀楊椒山所題詩徘徊久之則仲馭已使人爲浴具及晚食子與仲馭夜倚椒圖而語

願及當今人物流品相視而笑旣復黯然鐘鳴後修遠拉子宿於其向所讀書僧閣枕上聽潮聲樹聲則以爲雨睡酣而醒視窗間月色又以爲日出久矣起殊蚤仲馭且過而相存子偕修遠謁焦

仙祠還水晶菴與仲馭小坐修遠謂予風雨且大作矣盍速渡仲馭欲止予念予病至山凡一日乃俱不食也夜進麥粥一杯而已遂招舟送予亂流挂帆向象山而渡與顧篋諸子俱坐肩輿行十餘里予還至京口舟中子先夜夢吟詩得句云度遠使者至西京馭書其所作詩於長人扇頭恰有是語然而予甘放恣仲馭亦且廬墓在草土以送黃石齋太史就逮一出其往所爲贈人詩偶有是句而予亦偶有是夢皆當不辱焦公因記之以示夫往來於金山而不知斯山之爲幽峭峻阻可登而樂焉者是日觀壁間石刻詩有湛文簡甘泉李宗伯小灣皆予粵人予作宿山詩書便面歸之仲馭方丈有古銅鼎大可容一斗扣之如木石聲相傳爲周器記蕭伯玉云視其銘乃宋紹聖間物伯玉博雅當不予欺

遊惠山記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十四

崇禎庚辰立秋後三日予旣與顧子修遠從維揚渡江宿焦山舟載之還梁溪子泊於惠山寺前其明日秦子名皆爲酒茗供以畫舫邀顧子至亡何而堵子濂生黃子漢臣王子人玉唐子采臣吳子漢若康子小范鄭子廷直劉子出子與顧子之叔銘柏畢至笑語如平生樂相樂也予以病不能於酒然大能飲夫飲者之意不醉夫醉者之度舟沿溪放蕩晚陰生涼乃相與觀夫惠泉泉脈本育於山蜿蜒而下若不得已而後吐爲穴可方丈而日以澤江南

其瓶汲而去者人以萬計里以千百計時以旬月計陸羽

品爲第二金山中冷第一然而今之飲者則必曰惠泉云爾繇泉亭而出以右折爲鄒愚谷先生園已折而易主然有堂可登石可坐蓮花在沼可采短垣齊人眉間可昂首而望曰古樹之下其爲亭者今以歸某矣古藤之緣結而疑爲假山不知其爲顏樓之聲

抑斷樹之槿者今以歸某而隨置之矣有數屋從疊石背向爲洞
以入曲闌猶依橋宛轉知其爲歌人洗粧理舞衫處今唯聞風聲
水聲或禽鳥聲蛇蛙爭食聲曰亦以歸某矣爲館客處石多經履
寫而骨爲讀書處樹多經香鑪茗火氣而蒼且折水多經洗墨研

某之翳者花之明者而相蔽炤爲廚膳處竹得肥而至今

味出參差雜亂不可悉視則亦曰以歸某矣予乃曳履而出顧子
銘柏與予經寺門而左登邵二泉先生超然堂廷直小范出子從
焉堂亦久已廢沒入於他姓郡太守出千金新之猶未成也石壁
間刻詩皆先生所自作而書之既有石案橫山崖間大書點易
臺三字又上將至山頂有石展然如席其北向有石爐一曰此先
生每夜必焚香拜天處也山從堂後而上路盤拗險曲樹皆束修
離立予登而望焉梁溪環繞人家烟色畎畝參錯在衣帶間以抱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錫城轉而天外兩三峯與晚霞相出蓋登斯山者至是轉闕一奇
觀矣則肅然而俯仰曰若斯遊者其庶幾可長道心歟予向讀所
爲日格子經史全書則信服邵先生然而澤已遠矣今士大夫則
喜談顧高兩先生兩先生之學其出於邵先生而人未必知亦猶
飲惠泉者而不知其所出之山至斯山者而不能登斯以窮其勝
也其間典廢多故則於鄉先生子均不能無感諸子還飲於舟中
予於是爲記

峽遊記

峽有兩禺北禺兩山相抱一水中繞而出水如環而北禺爲之主
故北禺飛去水斯爲湖矣南禺之來從大庾嶺而迤以南北禺自
洞庭之南衡岳九疑諸峯擁之而東忽值南禺如遠客道間立馬
相語北禺且憩南禺且行行而南以東至仙城爲白雲諸峯至海

上爲羅浮故仙城之邑曰番禺番言蹻禺繇此也其憩者乃簪而爲峯施而爲瀑跌踞翹蹲爲巖爲洞寺曰飛來從舒州一夜忽至遺其角於頂嶺故張文獻祠傍之寺曰掛角攷來時爲梁普通元年庚子十月十八日今頻燬頻建望之在山之半過峽而艤舟北

山門得涵碧堂其左爲二禺帝子祠軒轅兩子讀書於此采山中阮俞竹以合律故祠焉代有封碑祠後爲山輝堂厯祠而東如階升天得半雲亭雲白松翠透迤巉石間乃至寺寺後爲獅子石蓋跋陀見異僧所化其望之蒼蔚黝莽幽奧莫測者歸猿洞也袁姬者故唐孫恪妻挈而南依番禺帥經此忽捨二子別恪化爲猿雷玉環與僧認爲太真妃子故物事見宋劉義慶記洞在碧霄峯左峙乎其左者爲雲臺爲最高峯其下爲和光洞其中石牀丹竈有五色榴花宋英宗治平間安昌期隱焉雷詩洞壁仙去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八

六

蛻於半雲亭東折古磴間者骨作金色因名其巖爲仙蛻巖疑卽安公之徒也從雲臺而西北下田厓間二里許支折而得金芝巖高廣可十餘丈入乎其下差狹而牀几爐瓶皆具葛洪丹井在焉是爲第二洞趾轉而高有石孟乳滴其中爲第三洞其內轉不可測蝙蝠石燕如蛾相撲乳之所結各狀畢具有巨物蟠守焉氣如雲霧侵人其下爲元藩人至此望歎而返巖與海眼通也宋太祖開寶間望氣者稱芝雲數見中使於此獲金芝草二十餘莖故以涵碧堂之右爲大雄殿爲振衣亭爲達磨石其上是爲櫟社櫟社者有古樹垂藤與石相抱而生枝柯蟠蔭亦如人之爲猿猿之爲人僧之爲石浸假而化不可分別其下爲阮俞徑折而東得水簾臺上爲淙碧軒上爲仙源爲石香澗上爲天池已與寺西菴道相際則皆以泉勝泉激下凡九折爲布爲澗從石澗菴蒲間

質灑而行入石罅伏流委而爲定心泉當帝子祠與涵碧堂間階
城上吐出山嶙峋皆石石嵯岬與草樹相錯泉故瀟散自得若各
從其意於淙碧軒尤爲可觀其石皆如銅其泉如珠玉懸垂飛動
跨水簾臺有漱流石焉子家祕書公鐫隸爲子友朱叔子尊人少

也繇淙碧軒而支折以達於寺者爲蒼雪厓爲雲巢則皆
樹石相糾結交枝連理石或去而根株繭空或將墜而藤爲之榻
懸可坐臥可簫可觴其中又有石樓葛壇美人翠屏諸峯奇石形
色皆極怪異其下臨金鎖潭秦時貢水犀繫以金鎖索至此躍入
胡奴隨沒下見犀到處水輒分有五龍盤旋石上懼而出晉咸康
間漁者周仲宋網得金鎖索進於朝羅公者釣潭中收綸出金索
力曳之見犀出水面斷其索得數尺卽今之深碧寒澄所以謂北
禺飛去水斯爲湖則南禺故其涯也南禺凡爲灣者五相傳大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七

君所居諸峯高下自相雄長有縹幡嶺其形似之以爲唐大厯間
見幡於此遂克哥舒者事適符耳有花阡筆塚鶴塚則皆叔子近
事若楞伽臺若跋多羅貞俊聰公禪栖若寶林址尙可攷遊人罷
犇命於北禺故南禺多不及問猶阮家分南北也然而北禺於萬
應丁未爲蛟所溷非叔子幾湮矣峽流之會乎其前者爲湟水曲
江滇水桂水廬水三瀧沱水曹溪靈溪錦石溪桃溪淩江墨江奔
趨就東勢故勇爭而淵湛若未嘗與石相斂唯其如環而蜿蜒故

寺會夢至

北禺大書題山門曰一水送春去千峯遲雨來

丁卯以後輒以公事往還與叔子流連寢食一樹一石皆恍如夢
中所見諸凡峯澗谿谷樂之而不欲去顧不必皆詳其名姑志其
最著者因以見夫山水遙集而寺如之意者亦若予之夢皆偶動
而合耶於癸未之春二月南歸過焉以附官舫未得仍遊又不得

叔子語乃追書以詒叔子

滇陽峽記

吾嶺南之水繇凌江而下至禺峽出胥江與西江從牂牁來者合流而朱江過五羊城入海其自禺峽以上俱石勢層束不啻隄

其最奇者曰釣絲銀瓶諸灘水垂瀉或如銀瓶或如絲故

曰龍頭碩水急舟輒石硬枕江如龍頭故曰鼈背石在水中如鼈背無龜拆施鉤下篙爲難故曰五婆城凡惡石如城者五水急入城坳洶洶可畏舟破者目眩心蕩時見鬼婆招之故曰獅子角石角如獅子水聲吼故曰彈子磯石壁當水之衝壁如鋼鐵上有穴蓋黃巢所試彈故曰磨刀灘水利石淺施篙過舟如磨刀故曰烏猿飲水有黑石垂水中水噴激如下飲故而其雙壁陡立又無如滇陽滇陽當英州韶石之下水之消長以尋丈計壁痕爲水所吞

乾坤正氣集

卷五二十八

六

宕石或垂或穴或漱或飲或如芝如牙有如虎斑額與背者有如牛俯鼻以喘者舟之下者鉤之如义虎也上者牽之如牽牛也洞或在水中其消也或爲仰天之竅其上多異木人不能到望之多石乳青脂其中差巖盤鬱當不讓禺峽恨未得開鑿山心如朱叔子者耳予於癸酉三月過此因爲書以貽之曰比上滇陽水勢未已舟人大呼共挽方前復卻因得備審其態夫山勢蜿蜒望之如竇嘗其卽之有罅可入上視如井下視如池石之散峙無面不變

固斯山之奇也

至如樹列之宜猶未盡安譬如良玉不

可無琢吾以爲宜於斯時多取梅李子數十斗至五月復取桃子數十斗使人沿流拋彈或扳緣而上擲之兩壁絕處不六七年長且復生當令香雪紅雨綴雲布空此非特猿女添擲車之果實禺君結重門之綺也足下獨無意乎昔西園公張九岳先生曾種梅

上以補不足奈遊人攀折邇復寥寥何如此處人跡罕到碩果不食計所費不過數千錢耳如足下未及料理吾亦欲於南還時典衣圖之又此處土人多採石爲灰謂可糞田務本力農似非所樂然此吉因之琢山使益深磊宜得韻人厯爲選次若某石稍頑茲土者能行其權然吾黨口舌與有責焉謹因還使畱書與足下商之不俟報而余遂行然予向詩贈叔子謂其於禹君有策立專力知當不惜爲其北門鎖鑰計因復記之以告來者

度梅嶺記

嶺以秦梅將軍得名何物女子過此以其家果植之題字於石其事頗韻予友羅浮西園公繼植數百株今旋稀折笑謂此女子投梭拒耳嶺頭爲梅關從大庾縣而南者望關門在山色間如青雲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八

九

中明星一點藍翠陡薄支折而上真一丸泥可封也從凌江上南雄府而北者一路俱岡阜錦亘其中過珠璣巷白猿崗紅梅鋪掛角寺張曲江公祠是出梅關多古松奇石鐵壁銅鱗互相亞倚澗泉淙淙或蔽或見望行人從南來如蟻上封北來者如蟻緣牆上而南而北爲程俱窮一日掛角寺蓋飛去禹峽者遺一角於此云祠張曲江以開山功也然攷西漢征粵道會繇此矣珠璣巷則予祖所繇至番禺也記先高士曰當是宋南渡時從嶺內避亂諸豪

此因而南下卜居於廣不則今珠璣巷不過寥寥數十

人家姓氏俱異何吾鄉諸大姓俱云從彼至哉予每過此輒下馬盤桓深信如所云其處有數石幢刻內官監等姓氏必宋元時梵刹或者聚居爲鎮以口元之亂遂空徙而南俱不可知夫自宋至不過四五百年以予祖宗所居止子孫猶不能識況乎逆旅所

直能不慨然是皆不可以無記

水中石記

豫章之上章與貢之流皆灘其最險者凡十八處其名詳吾鄉漢文簿行錄其所爲尤險者則曰石人填曰天柱曰惶恐皆水中小窟如鼻者舟上水之所鈎也凸凹如眼者下水之所一點而疾轉振拖以去也或如鞍焉如翅焉如角焉則揚帆審勢乘風上下之所盪而成也舟行無不動心稍不慎必嚙之而碎余每聞礮然一聲輒推篷看之舟子時謬爲好語以諛余曰郎君狀貌奇偉數年間卽開府茲鎮宜檄兵從盡飲之庶吾儕利焉有同行者且作莊語以告余曰是不宜砍砍之則水滄洋而下舟愈難行余因恍然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子

而歎夫齒剛舌柔老子之言然於以謀世不小也君子之於世寧峻而有小害毋寧悠悠自存以與波流俱下當夫藏首容身人人自保有數人焉杰然自命雖因而有傷於世世亦思從而傷之然要之非可以砍而去也傷斯大矣因命童子取筆研而爲之記

懷玉道中記

繇蕪溪至懷玉逆水凡三百餘里水俱清淺湍急如琉璃片其中苔蘚皆見如東坡所稱月下樹影兩傍皆山山色明秀有奇石至木葱鬱鳥隔岸對歌居人激水置碓或磨其上覆以茅屋早晚聽

虎山望峯巒

有如柱者如指掌者在翠微間一路多竹

如搗衣砧與水聲相點曳上懷玉陸道過常山山亦平行有林樹亭店頗幽雅予以癸酉四月過此宿雨方晴白雲一帶橫山嶺而坐筍輿中如浮水上晚至常山店逆旅主人有徐丈者問予知

出李夫子之門因特嚴敬曰先生賢者之徒也吾不知李使君
宦粵時政蹟如何然爲令六載行李蕭然耳予所見不知爲某使
昔者亦而鄉令也則如此如此夫粵固多寶玉李使君者不誠賢
乎予

按按也而粵人或未之知乎予乃揖而言曰誠然然粵固

多賢父母若者或如伏波蕙苴吾師固然然亦非求人知其清者
也丈人曰雖然夫與之鄉較乃在於此吾見之矣宦粵者輒喜色
其歸也輒如飫梁肉若而李夫子者則恬然無所與某使君者乃
忽忽然如有所恐矣之因復引申爲予言今天下漸多事矣民不
堪也至淚承眦欲下出酒核與夜酌與李夫子所題字示予曰將
新斯堂以奉之復語盡醉雜且鳴爲買舟送予下濼水去

過七里瀧記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三

黎遂球曰予凡已數過七里瀧俱不及謁嚴先生祠然吾見先生
之面大率挾皮皆眞者也若必如所云以貧賤交况糟糠妻則舉
足加腹時亦太有意太矜咳覺是夕先生亦如芒刺在背矣予每
謂好以貧賤驕人者其人卽見有富貴者也如先生者豈其然哉
不然是釣也殆以足爲鈎以鼻息爲絲白水一龍母乃臨淵而羨
予故不俟謁先生而知之也其處山明水淨峯巒相迴引如螺髮
館罍出青銅蜃旭間使人見之遡流猶可沿流奈何夫雖以糟糠

戊舟行記此以質先生

五好 雜記

湖於天下山水同而潔媚特異比西子選美人者清麗爲上戊辰
遊有詩云和烟看去疑紗隔潑水圖來怕墨濃嗣數過雷題思之

以易此

上發光院第一卽舊靈隱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處癸酉五月遇蔣盤初吳與京具輿招予不克赴甲戌丁丑頻與客策杖索食於僧皆甚適徑幽折泉高響梅紅白相笑峯遠近者出凡遊皆在秋下不知春夏如何他日重過當署此爲西施歌舞席

崑銅寓樓外樓子與羅文止郝寄昭慶廡下客益多贊文日可至數尺許文止一一爲評報之予東不觀謬應之曰上錢塘舟中無事當有以復也因得獨肆力於湖每棹小舟入荷花中風雨至則裹葉爲巾幘溼沾衣袂人乃常聞荷氣癸酉臘上泰山古木初晴積雪霏霏落袍帽在筇經歲猶松柏香因笑謂似此服之無數可敵含雞舌而被文繡

湖上舟居讀書不特避人且可就客庚辰住最久舟人會予租錢已足鳩材更爲一舟其式製唯子聽仍遜予移住爲題曰山水明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八

三

友文章三樂烟雨晴雪風月六宜癸酉七月同年張子荊公以宗寶禪師至同居昭慶子嚴之於歌板酒卮卻之如童子時祕弄具以對塾師也而師與荊公顧不過督子於是日夜相視笑語較他人斷臂立雪尤爲親切荊公深於禪愛子殊篤比聞其從師居廬山示疾乃剃鬚髮端坐而化回念此會因緣眞非容易于歡笑場中能不痛自鞭策

蓮地人師專主淨土其爲教誠實不容假借予上雲栖禮方丈觀數椽白木榻蒲團錫杖皆極樸素殆不如近世之所謂大善人講者偃然受沈香寶座也而徒衆肅然入其廬舍中行不稍細柳軍蓋非徒道德精妙卽其才殆不可及

昭慶僧炤圓者予郡司理顏雪臞讀書湖上時久主之子因焉聞爲岳中丞持書上金粟禪師師一棒炤圓忽怒云兩國兵爭不

來使師何爲者急奮杖盡力當師面大擊幾出血滿堂愕然子問焯圓有之乎對云本不知禪斯時卻忍痛不得不覺作鬪戰勝佛觀

海暴三日潮勢不可上甲戌中秋將行畱住錢塘江邊爲欲觀之
吾鄉獅石腳大海波濤則以雨甚潦故

吾鄉山上及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爲可憾湖山率春夏如溼秋冬如繡空處必輒而綠人行處必可息蔭而須坐倦必可臥而假宿寺必莊鄰石必泉繞此殆如古銅器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裏龔文蜀蓋飾寶玉安得不佳吾家山如纜出土器非不眞古夢之未經收藏家刷拭耳

蓋田叔老矣而時爲窮交故人作畫俾賣之以供餽粥偶見有老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人來索僧食問之曰此故杭之山人今窮而無依因畱共飯遂告子謂所利唯藍畫師硯田遺秉滯穗耳袖出一山水便面求售子感田叔之誼十倍其值贈之比田叔聞之復更感予之誼即日扶病衝泥出就予爲謝自是恆爲子作畫於予別也猶輒以得意小
相相寄笑謂所獲又殆百什倍於前贈矣

海鹽吳接侯在侍尊人觀察公宦粵出署時訪子相左不得見庚辰公車在都門又相左也比聞子在湖上趣使人訂相晤子又以
移舟去還復相左亡何接侯侍觀察官江西不一年記

自于
觀察揆刻其遺稿有擬寄子一詩云君詩如荔子百品
失芳珍何代無才子如今有此人青天羣翡翠神物獨麒麟萬里
屋梁月相思漉酒巾蓋絕筆也聲氣之好乃相思終其身竟不得

遊以寢處舟中唯與所適曉移就山晚移就月爲上坐客不過
四五人歌茗相間酒筍偶陳次之翎帽羅蓋演劇纔歇鼓樂復作
此爲最下又杭妓徵至侑觴者聞輿錢皆其自辦強笑不歡視日
思夫 故爲歇後口令虐客速醉庖人皆舟子越俎數見不鮮
心亭疾繞孤山岳墳而還輿人催起燭不見跋傳呼嘈嘈望之殆
如爭渡舟中之指可掬如此乃曰遊湖足發一噱

湖所同也山所獨也湖而以舟爲家則晝之花所同也夜之月所
獨也夜而月又所同也雨所獨也荷氣鬱於日得夜而舒得雨而
蒸然若水沃釜濺珠散氣幃簟皆浸澗向曉移載猶可贈客

金陵雜記

子輿公車之士必憩金陵不繇大江無以至金陵也子則樂吳越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一西

而厭大江故未或一至夫以六代帝王之都國家開基之地不至
則又無以極子遊觀之樂於是甲戌四月從京師出至於金陵
至金陵亦不多日居大宗伯李小灣先生之署者什六何僂臞山
人家者什一萍菴什三居宗伯署爲賞鑒古名蹟也何山人家爲
詩人多欲見子罷於往返因以是爲期會也萍菴爲予多欲見諸
山將命侶遍遊相經營也

卷五十二 有十紙帖宗伯得其四紙不滿半尺而天馬行空之勢竟

壁王摩詰精能圖溪聲山色如在目前其筆意雅淡高

陣目 亦化文與可以竹稱而所作山水樹石皆長瘦豈亦成竹

在胸所稱蓬生麻中耶肇阮圖一爲周昉一爲仇十洲所臨先出
仇本衆共歎賞比見眞蹟則仇本乃如婢作夫人意態殊忸怩不
因悟樓上人自以爲高更上一層乃恍然自笑於此可以證道

孟頫子生平不喜其書畫曾過餘口不禮其墓然所觀墨譜小楷筆絲如髮而轉折皆有萬鈞之力我見猶憐坡公竹一枝數葉幅中作渭川千畝之想其他贗真錯出不敢請矣如清明上河

五部

錦回文等圖皆川川是月而俗子爭歎爲奇

之朽敗几榻予往見虎邱諸漆工買而剗之以其故漆湊合爲器皿欺謂古物諸爲贗鼎也亦然問得其真者一體以爲贗者護身符故真鼎多分身也宗伯之製鼎也是矣真贗相半其處故可指也值已付千金訓之子齋戒三日而後請觀使童子鹽手從閣上奉出舉坐神色皆溫栗如臨王者子摩挲不已徐驚指其裂宗伯初以爲狂旣而皆曰然宗伯屢顧左右沮然不寧亟召其人反之乃云慎勿聲於外人當得前值蓋又將以他欺也宗伯欲諱之而不能忍舍千金欲詆責之爲向自誇其識鑒其人胸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五

而視子子笑曰亦愛吾鼎然子終不勝其胸乃不及成諸山之遊趣駕向丹陽仍尋吳越之樂比子歸粵道聞宗伯病且不起李京兆夏楚其人取前值以爲喪具而與可山水乃殉之棺中宗伯廉蓋傾其宦貲以收古玩

玉之贗其裂法則以火氣落其英采且如刀筆家以斲命訟不難立加血沁色令入骨髓然凡玉捫之而廉稜渾然不挺刺指肉皆赤新裂古銅朱翠爲之則益易矣如吳中門客遍體衣穀錦并已所有一曰古銅器以耳聽之其真古者其中必作號

號

古氣與耳相激觸故也然優孟衣冠何所不能爲故子於宗伯諸古玩如鄭康成日見絳帳中人雖相習不留目也

教坊院中曾偶過焉聞顧姬雅而文夜步月訪之不值有一家爲

三橋書壁因縱觀之宗伯偶出教坊籍示予知其人皆勝國舊

亦有端難時如鐵公二女者於是冶遊之興爲之索然頓盡客
目爲歌舞邀予竟不一往

秦淮之遊大都類予粵七夕濠上而重樓帳幙芳樹簾櫳俱鮮麗
如圖爲殊勝凡同遊以予同年劉映薇趙時偕及劉魯生陳
時偕子粵人魯生有歌童甚都子於舟中醉戲與賭得
全剝歸萍菴魯生跳而隨至不知子已命奴子秉燭從他道捧
還之矣

山日在萍菴前如宋玉東鄰可望也遊而適者莫如靈谷映微
爲供具相與並騎驢入松濤間醉狂嘯復大飲禮誌公墮踏琵琶
街向讀宋文憲所記國初爲無遮會甚顯著得觀其處聞當時先
坎地以水蒸氣青蓮白象諸佛菩薩皆現身人皆得見之焉偕遊
一塾師乃云與吾儒灌地降神將無同石上有數凹如彈子蹟大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三

美

倍過之相傳神僧至索饅頭食與之者不爲禮因大怒擲之其痕
不滅

景陽樓在臺城內寺殿上一鐘乃稱景陽亟視其款近代物也追
中作龍子形甚似羊俗乃云鐘頸有羊故字之笑謂此可擊之以
杜十娘廟

高座僧以麪餅稱子甘之然不足以敵拜正學先生墓之悲苦也
十族之魂意爲風爲雨爲大江波濤爲諸山雲霧淒慘之氣乃無
不亭爲守塚戶遊人且歌舞焉忍心哉是日遊又遂觀
王夫石石血沁入如人影以水溼石則影處必乾僧初得之

以爲大士像虔供之數夢云予非大士乃爲靖難死者建文君忠
臣妻同殉節淚血入石雷此影也噫烈矣卽以爲大士何不可

逃國諸忠臣錄隨觀欽定逆案魏瑞兒孫姓名因歎同是食

厚祿爲臣子何至賢奸相遠若此磔之以祭正學諸公肉殛穢
知且吐之耳王遂東先生一日問予尙識雲南人可得眞阿魏否
客謂此不難辨其氣臭予應曰眞阿魏自是遺臭也

雜記

以虎邱虎邱之勝以中秋是也往信石公之記予於虎
邱夢中秋知其不盡然中秋遊人如蟻抱尊挈榼大約如吾輩
臂柳籃執軍持候試場點名未得放進席地雜坐時千人石竟夕
嘈當歌發則皆屏息而聽不必夜闌然酒氣如蒸弗清曠也歌
者必依於絲竹絲竹必以狎客先後歌人之手口然後成事狎客
而工者必不遑給也則已指痿脣齟歌人爲之損趣矣歲庚辰未
令申給諫招予同坐石之最高盤鳳姬爲絃歌客倚簫和之神皆
王然已視往時爲未盡善也故不如天新兩月乍晴石出浴遊人
乾坤正氣集卷五三十八

毛

偶至促坐絲與竹肉相纏爲一如細髮單繞予久住山廊往往倚
關聽之相知者因扣扉見訪或遂洗盞更酌笑謔極歡此非石公
之所能知

予入吳自戊辰始己巳以先君之變讀禮三年不出此外間歲必
至必久居虎邱之榻初假之顧侍御東院旣而來賢堂成自堤
之榻爲予鄉人旅次香火社可當予新豐桃花塢之榻爲予師侍
爾李_子_美谿公竹圃繇虎邱入桃花塢可十里許皆舟可臥堤橋可

錯陳爲花爲茗爲蒲石松竹盤景爲古骨董旅社之傍

有

古書爲肆許予借讀近城橋塘間多青樓歌姬所處邇

則金陵曲中之名姝皆來列居於堤過堤而入閨門諸玉玩浮於
五都之市舟從水門入以上竹圃其內爲畫堂水閣爲珍禽駿馬
帳名琴奇樹怪石入城而不涉羈塵者以水也過市而不損雅

者以山也予枕簟硯牀或移舟中或隨典會而留目之所有即
如身之所受

洞庭之山之水皆輒談之而尚不果至以需異日至者如天平鄧
尉以爲不如虎邱之佳虎邱者人多遇其囂鮮習其靜知
奇不知其林木之幽然在囂而名不損奇而天趣不傷
其伊益可知人多疑若之贖而予信之於目多疑僧之如賈如妓
而予習之以誠故久之使山與人皆出其性情以結於予是以最
癸酉秋杪夜月光甚霜氣初寒天空無雲影山空惟微風動樹
聲予與僧閒坐石上適予師李夫子信步至遠視不知爲予行行
反繞避而下將扣子廊扉予望以爲他友亟就之乃相視而笑仍
命予侍坐石上共談月影繚短漸長又一人來行行亦繞避而將
去趨下視之則爲譚子友夏蓋舟過山前因獨步而上旣知爲子
草坦正氣集卷五十二

虎

爲師又遂一笑卽共談至向曉各別子於師至科頭不爲嚴禮師
於友夏遠客亦如之似此相對真不啻羲皇上人而友夏已爲異
路記此一夜以當千古

虎邱玲瓏樓記

虎邱生公石之東有階百級盡帶以疎廊度廊而南折北有堂
爲龕奉準提大士龕外可容客坐文湛持相君爲題曰來賢堂之
東有軒而如艇者陳銓部藥亭題曰雪艇艇而左別作小窗一片
放眉其右仍前爲軒故名小吳廊故寺正殿回廊也其餘
信因于而建之來賢之稱則吾豈敢請俟客之無媿蘇公

者因大爲書於堂壁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歡喜贊歎而作佛事
堂故仰蘇樓後址也虎邱之勝於斯爲全廊可坐而對埕花晨月

憑而近矚石上遊人可數臥而聽遠澗底竹肉悉辨軒之小

諸門盡在烟雲樹色中時見數十里綺統歌扇蘭橈相曳而至
曲水田田秋香夏綠浮沈枕簟冬春之際尤難爲懷故艇之名以
皇晉也轉而放眉可以眺西北一派晴山遠水疎疎折折予每讀
書畫僧忘懷相眎客知予者就而步月坐雨汲泉試茶或出
山竹樹蘭菊之屬遞以時至間傾囊易之作十許日相
對當與覓客仍手一卷坐小舟去醉則伸足偃睡載燭而還山
半遊展尙齒齒門恆不閉望廊間疎燈寂歷僧或在焉於以清歡
疲爽游寓第一快事也爲門當廊之首因山如棧遂爲題曰玲
瓏棧屬瓜疇邵子八分書之子爲記也

非水船記

予甲戌罷公車以四月九日出都至徐州凡十四日歎塵來汚人
不悉識也二十二日渡黃河河之南向戊辰元夕與諸子飲有詩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无

其處依然未改昔河決人家盡沒記殷秀才語予云水高凡若干
尺比消則土亦與等高因思世界諸山俱如風濤形蓋洪荒初開
時水流所壅起未可知也行至二十八日始憩江浦繇淮至江其
中路皆從高山上下予坐一竹輿前後二騾肩之騾足高低則其
骨轉動聽皮衡壓騾背聲如柔櫓欵乃下視柳絲松葉如水中
藻荇曉月殘烟萬頃無際碧波翠浪若湧若浮竹輿蓋子師李夫
子所製贈者如舟而方其中可趺坐可伸足偃仰可爲座坐

普案筆墨爐茗皆具其上作小閣奉予所書金剛諸經
座下

太華蓮藕中覺天地之寬何所不容此五石瓠也輿右傍爲門張
紗幔之可出入可引望其他及蓋俱用竹織漆布之然予向擬以

作格子令前方及左右俱可因風開闔爲佳爾輿中點定漢書

亮因翻李廣傳見其戰敗佯死胡人以兩馬絡之廣忽起殺胡兒奪其馬歸歎其事輒戲題輿門外云頗似將軍雙絡馬無恙孝兼非水船憩江浦一日無事復爲之記其明日遂渡江

閣記

仿瑞井於其上爲蓮鬚閣丙子北行兩兒子讀書其中此子且遂聽之恐其遷徙廢學而予又不欲離老母遠子舍遂因里北族子之餘室買而飾之爲閣二間其東間可置書籍空其前窗以入列種桃李柳桂蕉蘭其後窗以望北城之外有山焉當朝漢臺之東娟翠鮮姣相對如笑適予與多質人之盜苦不可爲山中遊宿予於是雖不出城而枕席若恆在山間山之勢與城相高低其下多水草空地傍雖人家鱗次然屋宇皆爲古木所蔽恍若圖畫間村落之景殊樂之偶花朝過何香山相公村居語及此乾坤正氣集卷五頁二十八

三

遂爲題曰晴眉謝伯子廣文間斯名以爲子將以爲金屋也寄詩賦焉予不之辯然而春烟秋月夏涼冬傲嬌然近人應接不倦其可無京兆之筆以譜之哉於是爲記因報伯子

觀劉氏塚記

自少時從仙城往還於板橋所過洲嶼峙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繇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來者稱劉鋹先墓爲畊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爲能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淤泥之所滙蛙

蠶蛸

所與處石斷裂從衡而臥立於草潦者不知凡幾有碑

一猶在稱爲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應敕撰并書其所爲大帝者崩於歲壬

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爲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

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語多不倫書法亦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有此名於子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焉者均無能攷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史不載

之微謚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兒女子以花飾首愛其芳馥膩則知爲其美人素馨塚上所生而其所稱爲陵者其上不過產蔗芋之類爲不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寶金玉并發而爭斂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斂而得之者多不識字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爲此果何人所遺而或德感之予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雄據一方然必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士之好學而道古者未或爲其用死而無有爲之哀也因無有爲之稱述無有爲之以禮輔其嗣子斯亦何所利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而自稱帝爲雄哉於時日正午松爲蓋風起浪立樹木之層倚於衆山者遙相發聲如號子與兩弟步而踞崖之巔把酒大醉或曰子板橋有外郎盧家意卽所謂應敕者之後還以問其子孫固恆橫流操舟渡而畊牧且溺糞於其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子

觀之聊記焉

劉安世皆園記

安福子小范記其所爲偶園索詩於予曰事天下無以一室偶致與子乘扁舟歲必往來江湖吳楚身之所敵目之所

遊見

園也而吉水劉子安世之所謂皆園者則又異園有閣

二樓一堂二亭十菴一阜堆湖渡汀嶺澗源邱有檣廊舟徑焉其草木則竹柳松梅樟芙蓉玉蘭海紅芷蘭薜荔蘋蘆爲盛有碧花

之澗可以釀味清列服之神健鹿鶴鸚燕鷓鴣鷓鴣與水族相

沈飛走在元潭下北華上五里許元潭許旌陽飛劍處有蛟龍怪物出波立火見沒水深黑凡淵深水奔止山必蜿蜒錯互在復爲勢高可望卑可隱石必爭土出與水相見松得石而蒼以秀土讓石

温媚沃爲花果竹木之滋必暢以悅蛟宮有神蹟焉日

庭風雨爲氣人之過者肅焉不敢狎樹多且古水之奔止屢下激而上聲響相薄根株坎坳穴而巢焉者毛羽嗥鳴駭悅觀聽劉子少年出世家以詩文名能爲文其取境開闔轉變化雖弇而觀必侈又能爲詩奇興生感或所悲而莫喜託近而心遠世家年少一切不足效其意向耳目專經營勇始之終之無或苟止自足以地宜然以劉子而然劉子於是引其所能致而養其所謂奇可更三四十年才成特立鑿者渾疏者曩曠乎其觀翳乎其息劉子大業旣成歸之於道而享其所寄於身以恆壽計之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二十八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二十八

是又尙可數十年與劉子周旋離合因勢利導又其祖爲文節公有功德世處此人安樂之其尊人太史公今爲朝野之望劉子則必務修其身行其所教而其後益以永久毋使蛟龍神鬼羽毛之屬得而耑焉名焉則高益高深益深遠益遠子安知劉子之一室乎

石堂記

嚴公來任廣州於今三年清廉而民信愛之其所束帶不能

製則飾紗巾焉有以金帶餽公者凡數甚至冒他物進

公省之皆亟返卻勿與納有從粵西來載乳石峯如玉笋者三以獻公則納而列之階前署其堂曰畱石志他時不借斯石以歸也

時紳僚人士皆爲詩文美之公乃手書招遂球爲言其故辱授

政言遂球感歎因以爲宋包拯爲端州州歲貢視前守率進數
倍以遺要人拯命僅足貢數卽已秩滿歸不持一視漢時苗令壽
季初乘黃犍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
我有之而去公於長安要人從無書問致以爲慰斯石之留
李肅風若子郡故有五仙人騎羊執穗祝民不饑旣而
化石其事在古初傳聞今請以公斯石當黃犍之犢不尤勝耶夫
廉而能福斯則與神何異不廉斯昏昏弛弛斯已與人皆惟欲
逞民卽不蒙賧削害亦及焉其何能惠公他日晉秩而去願從
此繼公居是堂者倘樂斯石之參差嵯峨晶瑩多態而問識其故
當師公之廉而民永以受福斯卽以當仙人五石可也無煩祝矣
敬援筆以公命爲記之堂壁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八

三

09972

